

殉道凯歌——古罗马的殉道者(无名基督徒)

目录：

序言

- 第一篇 斗技扬
- 第二篇 御营
- 第三篇 亚比乌路
- 第四篇 茱窟
- 第五篇 基督徒的秘诀
- 第六篇 许多见证人
- 第七篇 承认信仰
- 第八篇 茱窟生活
- 第九篇 迫害
- 第十篇 坡流被捕
- 第十一篇 骇人的建议
- 第十二篇 坡流受审
- 第十三篇 坡流之死
- 第十四篇 试探
- 第十五篇 卢科路

殉道凯歌—古罗马的殉道者(The Martyr Of The Catacombs)

基督教会的建立，是救主流出宝血所成就的；教会历史的荣耀，是圣徒流出热血所写成的。教会的种子，就是殉道者的血。今日的基督徒对于先圣为主殉道的故事，大都有个模糊的概念，但他们如何为主忠心至死、如何在酷刑之下壮烈牺牲，这不是人人所深切了解的。这本书就能使你读了得着难忘的印象，能激励你生发更坚强的信心和更无私的爱心。

序言

本书是冒险、勇敢而使人振奋的故事：马克路(Marcellus)原是罗马御卫队的军官；御卫队是当时罗马军队中最光荣的单位。马克路和书中其他的角色，都是假想的人物。虽然如此，这故事却是根据于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残酷迫害的高潮把罗马的基督徒赶进错纵的茱窟里面去居住。这故事编插

于德修皇帝的统治时代；西元 249-251 年间，是他对基督徒迫害特别凶猛的期间。德修皇帝于西元 252 年与哥德人战争时被杀，迫害也就暂时停止。

没有人读了这篇信心和忠诚的故事会不受感动的——尤其是马克路的故事，他是当时信靠基督的许多罗马军人的典型人物。

第一篇 竞技场

竞技场及观众

当时为罗马的一个大节日，群众从各方蜂涌而来，向着同一目的地前进。他们越过加比多连山(Capitalize Hill)，经过市议会、太平庙、提多拱门(Arch of Titus)、皇宫，最后进入这个门户穿插的大圆形竞技场里去。

这是一个使人骇异的场面！中间是广大的竞技场，周围是无数的一排一排的座位，逐级上升，超过百尺之高，直达外墙顶部。座位上挤满了人，虽然他们的年龄与阶级不同，但远远望去，只见一片人海般的冷酷脸孔。这样大的集会，简直是别处未有的；10 万以上的观众云集在一起，他们到这里来，都是本着同一情绪的激动，和被残忍的嗜血欲所吸引的。对于古罗马所夸口的文明，我们再也没有在任何地方找到比它本身这样的大场面更为可悲的诠释了。

观众中有勇猛的战士，他们本身曾经百战，也熟知英雄的本色和尚武的精神；然而对着摆在眼前的卑怯、暴虐的情景，却毫无愤怒的感慨。其中也有贵族出身的人士，但却不能在这些残酷的表演中发现对他们国家尊荣的玷污。哲学家、诗人、僧侣，国中最尊贵和最卑微的人，都拥挤在一排一排的座位上。贵族的喝彩欢呼，正如平民所发出的一样地喧嚣、一样地热烈。全国的人心都耽于这残忍和兽性的暴虐中，罗马还有甚么希望呢？

在这大竞技场中最被瞩目的，是一个坐在高座上的德修皇帝，和围绕着他身边的罗马重要人物。这些重要人物中包括了一班御卫队军官，他们摆出一派内行的姿态批评着场面各方面的事物。他们的狂笑声，他们的兴致、和他们华贵的服装，使他们成为邻席观众注意的中心。

一些作开场序幕的节目过后，正式的竞技便告开始。先是几场徒手的肉搏，大都演成致命的结果，照着他们的勇敢和技术而赢得观众们不同程度的喝彩。其用意是要引起观众们更强烈的欲望，使他们更热切地期待跟着而来的更富刺激性的节目。

非洲人与巴塔维亚斗士比武

特别赢得观众佩服喝彩的，是一个从毛热达尼亚来的非洲人，他有巨人般的体格和魄力，而他灵巧的武艺似乎正与他强大的气力相配。他以使人赞叹的灵巧挥舞着他的短刀，轻易地把每个对手都杀死了。

跟着这个非洲人要和一个巴塔维亚斗士比武了。这个巴塔维亚人的身量和气力都不下于这个非洲人。两个人有因着特别显著的对比；非洲人有黄褐色的皮肤，发光的须发，和闪烁的眼睛；而巴塔维亚人的肤色较浅，有金发，和一双锐利的灰色眼睛。他们在各方面都不相伯仲，所以难以估计谁胜谁败；但非洲人已经斗了好些时候了，所以人都以为他得胜的可能性较少。然而搏斗开始时，双方都一样地威风，一样地热切。巴塔维亚人以惊人的刀法向对方冲刺，但都被对方灵巧地避过了。非洲人虽然敏捷猛戾，但碰到这个沉着应战的机警对手，却无能为力。

正在相持不下之际，一个信号发出，比武暂停，两个斗士被带离场。这并不是因为起了怜悯或钦佩的心，只是为要使罗马观众得着更满足的心情。大家都知道这两个斗士将会带着更大的力气出来再斗，将会有更精彩的场面表演给人观看。

接着，有大批的人被带到竞技场上来，个个手持利剑，立刻开始互相攻击。这并不是分为两方的作战，而是一场大混战，人人随意攻击旁边的人。这样的相杀是最凶恶的，所以也是最富刺激性的。这种恶斗往往在最短的时间内就造成了最大的毁灭。竞技场显为一片悲惨的大混乱。500个手持武器的壮年男子一同作混乱的搏斗。有时他们纠缠成为一大堆，有时分开一对一对在决斗，留下的是整堆的尸体。存下的人再次彼此凶猛搏斗，到处都有一对一对的搏斗，得胜的人又冲前和别人搏斗，最后尚存的又集合起来混杀一场。

后来，他们的搏斗渐渐转弱了。500只剩下100，个个都疲惫受伤。突然间，一个信号发出，两个斗士跃进斗场，从相对的方向冲入这一班人中。这两个人就是那个非洲人和那个巴塔维亚人。他们经过休息，精神奕奕，向这些既无心联合作战，又无力抵抗的可怜虫攻击。景象简直变成屠场。两个巨人毫不留情地见人就杀，直至他们两个人笔直地站在斗场中，得意地听着座上无数观众所发出如雷的掌声。

当被杀者的尸体移去时，两人再进行决斗来鼓起观众的注意力。这场搏斗正如前一样地凶猛。非洲人灵巧活跃，巴塔维亚人小心机警。最后非洲人拼命地一刺，巴塔维亚人敏捷地把它挡开，而如闪电似地来个还击。非洲人向后退，跌掉了短刀，但躲得太迟，对手已一剑刺进了他的左臂。当他倒下去的时候，成万的观众发出欢呼的声音。但这并不是终局，因为当得胜者威风地站在受伤者的身上时，场中侍应人一拥而前把他拖走。然而罗马观众和那受伤者都知道，这并不是出于怜悯；他只是被留下来等最后命运的临到罢了。

一个年轻的军官对他的同伴说：「马克路！这个巴塔维亚人的确实是个了不起的能手！」他的同伴回答说：「卢科路！不错！我想我从未见过比他更强的斗士！真的，他们两个都比普通的斗士强得多了。」

马塞杀猛兽

「听说，还有一个比他们两个更强的呢！」「阿！那是谁？」「是马塞(Macer)，我以为他是我所见过最强的一个斗士。」「我也听过这名字。你想他今天会出场么？」「听说会的」。

这短短的对话被一阵来自养兽所的吼声所打断，这种猛烈的可怕的吼声，是最利害的野兽在极度饥饿时所发出的。

不久就有人在养兽所上面把铁栅打开，一只老虎昂首步入竞技场。它是前几天才从非洲运来的，已经三天不给它吃，挨饿受禁使它发怒到使人见而生畏的程度。它挥舞着尾巴，环步竞技场，它那满是血丝的眼睛向上瞪着观众。但观众的注意力很快就转移到另一个目标去了。对面有一个人被推进竞技场中，除了一块很简单的腰巾以外，他和普通的斗士一样地身上没有一点武装，他拿着短刀，以稳定的步伐，向着竞技场中央前进。

所有的视线立刻集中在这个人身上，无数的观众从四方喊起来：「马塞！马塞！」老虎立刻看见了他，发出一声可怕的短哮。马塞站定，两眼镇定地盯着这只野兽，老虎更猛烈地挥舞着它的尾巴，向他跳跃而来。它先蹲伏，跟着突然跃起，直扑马塞。但马塞早知老虎有此一着，像闪电似地向左边躲过了，正当老虎落地之时，他一刀直刺虎心。这是致命的一刺。庞大的猛兽从头到脚都抽搐着，四脚缩起，发出最后的吼声，很像人类的尖叫声一样，倒死沙土上。

像打雷般的掌声又从观众中爆发出来，马克路喊着说：「好极了！我从未见过可以和马塞比匹的本领！」他的朋友补充说：「毫无疑问地，他一生都是在打斗中长大的！」

老虎的尸体迅速被拖出去，打开铁闸轧轧作响的声又引起了观众的注意力。这次放出来的是一只狮子。它缓慢地向前行，好像惊奇地东张西望。这是同类的狮子中最大的一只庞然巨物，是专为优越的对手而保留的。它的力量看来足以应付两只像刚才所见的那只老虎。在它旁边，马塞有如一个小孩子似的。

这只狮子已经挨饿好久了，但它并不显出像那只老虎一样的怒气。它横越竞技场，然后急步环绕竞技场走了一周，好像是寻找逃跑的出路似的。当它发现四面皆壁的时候，它就退回竞技场中央，俯脸贴近地面发出极其低沉、极其响亮的长吼，四壁巨大的石块也因这声音而震动起来。

马塞仍是动也不动地站着，他面部肌肉一点也没有改变，他昂首保持着审慎如前的表情，手拿着刀作准备随时行动的姿势；最后狮子转身正面向他走来，野兽与人彼此打量着。人镇静的凝视似乎使野兽满腔恼怒，它的毛和尾巴直竖起来向后退，摇动着它的鬃毛，作蹲伏的姿势准备来个可怕的猛扑。

无数的观众都着了迷似地站立起来，这正是适合他们胃口的一个场面。黝黑的狮子突然向前猛扑，但是马塞照着他习惯的动作闪过一边用力刺去。但这次马塞的刀刺到它的一条肋骨而脱手掉下。狮子只受轻伤，而这一刺却使它发怒到了极点。

然而在这可怕的关头里，马塞却还是一样地沉着。他空手站在猛兽面前，等候它扑击。狮子一再地猛扑，但每次都被他灵巧地躲过，并且他在躲避的动作间，设法逐渐接近坠刀的地点。到他拾起刀了，他就等候狮子最后的一扑。狮子又是照样地扑来，但这次马塞达到了目的，一刀刺进狮子的心，庞大的猛兽因痛倒下，在地上打滚。它突然再站起来，狂奔横越竞技场，发出最后的一声怒哮，便倒死在它进场时经过的铁栅下面。

马塞这时被带离场，而那个巴塔维亚人再度出现。罗马人所耍的花样多着，放出一只小老虎，但随即被巴塔维亚人击倒了。跟着又放出一只狮子来。这狮子虽然只和普通的狮子一样大，但却极其凶猛。巴塔维亚人显然比不上马塞，狮子最初一扑就使他受了伤，当它再扑时，就抓住了对方而把他撕裂了。然后马塞再出场，他轻易地把狮子杀死了。

此刻，当马塞正站在那里接受观众无限的喝彩时，对面又有一个人进来。原来就是那个非洲人，他受伤的臂还没有裹起来，手带着血垂在身旁，艰步向着马塞蹒跚而来。观众知道他是给打发出来被杀的。这个可怜人自己也知道，因为当他走近他的对手时，就把刀扔下，绝望地喊着：「快点！杀我，使我免挨疼痛！」

马塞宣告自己是基督徒，不杀人

使观众惊愕的是，马塞退后丢掉自己的刀。观众瞪眼看得发呆，不胜惊奇。更令他们骇异的是，马塞转过来向因着德修皇帝，伸开双手，高声喊着说：「亚古士督大帝！我是个基督徒，我愿意跟野兽打斗，但我不动手杀人；我可以死，但我不杀人。」于是观众鼓噪起来。

「他说甚么？」马克路喊道。「基督徒！那是甚么时候发生的事？」

卢科路说：「我听说，有几个卑鄙的基督徒到监狱里去探访他，他就加入了那可耻的教派。那

些人都是人类的渣滓，很可能他的确作了基督徒。」「他宁愿不杀人而招致死亡么？」「这是那班狂热之徒的作风」。

马塞不还手，任凭受伤的非洲人来杀害

在这群残酷的观众中，烈怒代替了惊奇。区区的一个斗士竟然胆敢使他们失望、使他们非常愤怒。竞技场里照应的人冲出来干涉，打斗非继续下去不可。马塞若不斗，就该负后果之责；但马塞很坚决。他空手向非洲人走前去，这个对手本来是他一拳就可以解决的。非洲人的脸好像恶魔，他又惊奇又欢喜，两只邪恶的眼发出得意的闪光。紧握着 he 拾起来的刀，刺进马塞的心。

「主耶稣！求你接我的灵魂——」他的话淹没在猛涌出来的鲜血中。于是，这个谦卑而勇敢的为基督作见证的人，离开世界而加入荣耀殉道者的行列中。

两位军官关于基督徒的对话

马克路问说：「这类的事是常常发生的么？」「在基督徒出场的时候，这是常见的。无论多少猛兽，他们都肯斗。女孩子们会果决地迎接狮子和老虎，但那些疯子，没有一个肯和人打斗。观众对马塞感到极其失望。他是斗士中最有本领的一个，可惜作了基督徒便干出愚笨的事来。」马克路说：「能使一个普通的斗士行出这样的事来，那一定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信仰呀！」卢科路说：「你将有机会更多地了解这种信仰的。」马克路问：「何以如此？」卢科路说：「难道你还没有听见么？你是被派去搜索这班基督徒的。他们躲进荜窠去，非把他们搜索出来不行。」

马克路说：「我以为他们已经吃不消了，今天早晨才烧死了 50 个。」

卢科路说：「上星期也有 100 个被斩首。但这算不得甚么。城里满是那些人；皇帝决心彻底地复兴旧时的信仰。自从这些基督徒出现以来，帝国就一直地渐渐衰落。皇帝已决心把他们消灭，他们是国家的灾祸，必须适当地对付他们，你不久便会明白了。」

马克路谦卑地回答说：「我在罗马住的日子还不多，我也不明白基督徒到底相信些甚么，我曾听说样样的罪都加在他们身上。但是，事情若是像你所说的那样，我必有机会去了解的。」

一位老人宣告基督徒身分，被野兽撕碎

这时另一个场面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一个老人进入竞技场，他因年纪很老，背脊已弯，头发全白。他那尊严的脸孔和端庄的态度，本来是应该引起人们敬重的，但他一出现就被观众大声嘲笑。

当嘲笑和呐喊的声音进入他的耳朵时，他抬起头来说了几句话。

马克路问说：「这是谁？」他名叫「『亚历山大』，是那可憎的基督教派的教师，他非常顽固，不肯放弃信仰——。」「嘘！他在说话。」

这个老人大声说：「罗马人哪！我是个基督徒。我的神曾为我受死，我也甘心乐意地为祂舍命——」

一阵狂叫和咒骂的声音从残酷的群众中爆发出来，把他的声音遮掩了。吵声尚未停止，就有 3 只豹向着他跳跃而来。他盘着双手举目望天，动着嘴唇好像祷告那样。凶猛的野兽扑在他身上，在几分钟内他已被撕成血肉模糊的碎片了。这时又放进些其他的野兽来，他们在围着的场内跳来跳去，向着铁栅猛撞，在烈怒中彼此相咬，真是吓坏人的场面。

基督徒少女唱圣诗喂野兽

正在此刻，一群毫无办法的囚犯被粗暴地撵进这群野兽当中，他们大多数是年轻的女子，她们就这样地因罗马暴徒的嗜血欲而牺牲了。这种情景本来应该足以感动任何有血性之人，但「怜悯」已经不再存于罗马人的心了。这些可怜的少女显出人类软弱的天性，在面临如此可怕的死亡时，不禁畏缩恐怖；但过了片刻，她们的信心又重新得力，克服惧怕，镇静下来。当野兽发觉它们面前的大餐而向她们走来的时候，她们手牵手，举目向天一同唱出庄严动人的圣诗，清脆柔扬的歌声直达天庭：

祂爱我们用祂血洗去我们的罪，
但愿荣耀权能归给祂直到永远。

流血、痛苦、死亡，使她们的歌声沉寂了；一个一个挨次地发出来的痛苦尖叫声，和赞美的呼声混在一起。这些如此壮烈受苦并且尽忠至死的少女们的灵魂，带着她们的歌声加入于在天已蒙救赎者的欢乐赞美中。

第二篇 御营

御卫队成员：马克路与卢科路简介

马克路生于加德斯，从小便在严格的罗马军纪中培养起来。他曾被派到非洲、叙利亚、和不列颠驻扎，在那些地方他不但在战场上英勇出众，在营地上也以善于处事见称。因为这缘故，他得了不少的荣誉奖，并且级级高升。他到达罗马的时候，甚得罗马皇帝的喜悦，因而被委派在御卫队中服务，

任荣誉的职位。

卢科路从未离开过义大利国境，甚至连罗马城外也未曾到过。他出身于一个享誉最久的罗马贵族家庭，也有相当的财富和势力。他因倾慕马克路的勇敢与坦率，遂与他结成密友。卢科路透彻地熟识首都的情形，所以他对于人地生疏的马克路很有帮助。前面所描述的场面，就是马克路首次参观这个著名的竞技场的经历。

御卫队的扎营靠近城墙，连接于另一堵围着管所的墙。军兵住在墙内的小室里，他们的人数许多，装备都是最上乘的。因为他们驻守京都，所以有权来长期控制首都政府的安全。御卫队中的指挥职位，是个当然致富之途，马克路的前途应是无可限量的。

卢科路给马克路交代任务，介绍情况

翌日清晨，卢科路走进马克路的房间，照例行过敬礼以后，他们谈起昨天所看见的打斗场面。马克路说：「我对于这样的场面不感兴趣，这是懦夫的表演。我喜欢看两个受过良好训练的人作公平的竞技，但在竞技场里如此的屠杀，是极讨厌的，为甚么要把马塞杀掉？他是个勇士，我敬仰他的胆量，而且为甚么要把老年人和年轻的女孩子交给野兽吞噬？」

卢科路说：「这是合法的；因为他们是基督徒」，马克路说：「答案老是这个，基督徒究竟犯了甚么法？在世界各地我都见过基督徒；但从未听说他们作了甚么扰乱的事。」卢科路说：「他们是人类中最坏的」。马克路说：「讲的是这样，但有甚么凭据呢？」

卢科路说：「凭据？这实在太明显了，他们的罪是阴谋反对法律和国教，他们极其憎恨我们的常规。甚至死也不肯献祭。他们不认任何皇帝或君王，只认那个被钉十字架的犹太人，相信祂现在仍然活着。他们对我们怀恶意，断言我们将来都要在阴间受永远的苦刑。」马克路说：「这也许是事实，我不能置论，我对他们是一无所知的。」

卢科路说：「城里满是这些人；帝国受他们蹂躏，大家都注意这事，眼睁睁地看见并且哀叹着帝国渐渐地衰落，到处暴露弱点，发生叛乱，疆土日益缩小——这些不幸都随着基督徒人数增加而增加着，这些恶运若不是他们带来的还有谁呢？」

马克路说：「他们怎样造成这恶运呢？」卢科路说：「是由他们那可憎的信仰和行为造成的，他们教训人说，导致我们国家繁荣的宗教是一种灾祸，我们不朽的神明是倒霉的恶魔。他们教训人的目的是要推翻一切的道德，他们秘密的活动是最黑暗和最污秽的罪行。他们常常聚集在不易觉察到的地方，但有时我们也无意中听见他们秘密的谈话和淫猥的歌声。」

马克路说：「这真是太严重了！若是事实的话，他们当然应受严厉的处分。但据你自己所说，他们是躲藏着的，很少人知道关于他们的事。请告诉我：昨天那些受害的基督徒是像这样的人么？那个老年人是像一辈子作恶的人么？那些柔弱的少女在等候狮子吞噬时所唱的诗歌是淫猥的么？」

祂爱我们用祂血洗去我们的罪，
但愿荣耀权能归给祂直到永远。

马克路低声唱他所听见的歌词，卢科路说：「好朋友！我承认我为他们哀悼」。马克路说：「而我呢，若不是一个罗马军人的话，我会哭出来。试想一下！你所告诉我这些基督徒的事，你承认只是从那些自己也不知道的人听来的。你断言他们是又无廉耻又下贱的人、是世上的渣滓。我却看见他们所面临的惨死，是足以考验有最高尚素质之人的，然而他们豪爽地迎接它；他们死得庄严。在罗马历史中，没有比昨天更伟大的忠于信仰的场面。你说他们痛恶军人，但他们即不反抗律法；你声称他们不贞洁，但世上若有贞洁的话，这贞洁就当归于昨天死去的那些少女了。」卢科路说：「你为那些被弃的人惋惜了。」

马克路说：「卢科路！不是那样，我希望知道真情，我一向听见这些报导，但昨天我才开始怀疑这些报导可能是错误的。我刚才诚恳地询问你，我发现你所知道的是毫无根据的。我这才想起全世界的基督徒，都是爱和平并忠实的。他们不作任何暴动或扰乱的事，所控诉他们的罪都是不能证实的，那末为甚么要把他们处死呢？」

卢科路说：「皇帝有充分的理由来支持他们的方针」。马克路说：「他可能是被那些无知或狠心的大臣所煽动。」卢科路说：「我相信这完全是他自己的主意」。马克路问：「被处死的人数不少吧？」卢科路说：「是的，有几千了，但还有许多仍然找不到的，这就使我想起我来这里的使命；我带给你皇帝的委任状。」

卢科路从军人外套中取出了一卷羊皮纸的公文，递给马克路，马克路热切地查看它的内容。这委任状升擢他的官阶，任命他去搜寻拘捕躲藏着的基督徒，特别指明那些在莹窟中的。马克路读了委任状时紧锁双眉，把它放下。卢科路说：「你似乎不大喜欢。」马克路说：「我承认这工作是不愉快的。我是一个军人，作刽子手去搜索老年人和柔弱的孩子不是我高兴作的事；但身为一个军人，我不得不服从。请告诉我一点关于莹窟的事吧！」

卢科路说：「莹窟？是地下区域，在城市底下，延展到没有人知道的地方。一有危险的时候，基督徒便飞奔到这些莹窟去，他们也习惯在那里埋葬他们的死人。他们一到那里去，就逍遥在国家权力范围以外了。」马克路问：「谁造这莹窟？」

卢科路说：「没有人确切知道，那是许多世代以来就已经有的了，我相信是为要取建筑用的沙土来制三合土而凿成的。现在我们所有的沙土都是在那里掘取来的，你可以看见工人从条条大路上把它运进城来。如今他们要到很远的地方才取得着，因为经过了长久的岁月，他们在地下掘了许多隧道，今日这个城市已经好像是筑在一个蜂巢般的地基上了？」

马克路问：「有没有一些进口呢？」卢科路说：「有数不了的进口，这就是困难的问题，若只有几个，我们便可以捉到这些亡命之徒了；但我们不知道从那一个方向进袭他们。」马克路问：「有甚么可疑的地区么？」

卢科路说：「有的！若沿亚比岛路下去，大约走两哩路远，在开西力亚麦特拉的坟场附近有个大圆塔，在那里常常发现有尸体。人们推想这些可能就是从竞技场里取出来埋葬的基督徒尸体，取尸体的基督徒遇见卫兵时便把它抛下逃走了。但是这个线索离目的地还是非常之远，对你毕竟没有甚么帮助。就是你进去了，若没有住在里面的人指点你，你也无法深入这迷宫般的莹窟的」。

马克路问：「谁住在那里？」卢科路说：「掘沙土的人，他们仍然在那里为建筑商掘沙土。他们差不多都是基督徒，并且常常在里面掘穴安葬死了的基督徒，这些人一直都住在那里，所以不单对那些道路很熟识，并且似乎有一种直觉指导他们。」马克路问：「你到过这莹窟么？」卢科路说：「很久以前到过一次，有一个掘沙土的人带我。我只在那里逗留了片刻之久，在我的印象中，这是世上的一个最可怕的地方。」

马克路问：「我只听过『莹窟』这个名字，但从来一点也不知道它的情形。竟然这么少人晓得，真是奇怪的事。这些掘沙土的工人，可以请来带卫兵穿过迷宫般的隧道么？」

卢科路说：「不！他们不愿出卖基督徒的。」马克路问：「曾试过他们么？」卢科路说：「当然！有些答应了，但是他们把卫兵带过错综的隧道，直到他们迷乱，火炬也熄灭了，卫兵越来越恐怖时，就请他带他们出来。于是掘沙土的工人说基督徒一定已经逃走了，便把他们带回出发的地点来。」马克路问：「是不是没有一个人坚决继续搜寻，直到把基督徒找到呢？」卢科路说：「若他们坚持继续搜寻，掘沙土的人会一直不停地带着他们迂回走过数不尽的隧道，走来走去也还是在一个地区之内兜圈子。」

马克路问：「难道一个愿意出卖基督徒的人也找不到么？」卢科路说：「有时是有的；但有甚么用呢？警告一发出时，所有的基督徒都各自从旁边的岔路消失了，岔路是到处都有的呢。」马克路说：「那末我成功的希望似乎很少了」。

卢科路离开时这样说：「十分少，但大部都是靠赖你的勇敢和精明，若你在这事上成功，你便

交大运了。我走了，祝你顺利。我已经将所知的一切都告诉你，你将从任何一个掘沙土的工人知道得更多。」

马克路埋头在双手中沉思，头脑中一直浮现着那首宣告胜过死亡的壮丽之凯歌。

祂爱我们用祂血洗去我们的罪，
但愿荣耀权能归给祂直到永远。

第三篇 亚比乌路

马克路考察「莹窟」

(1) 莹窟地面上的景物

马克路毫不迟延地开始执行他的任务，翌日他便出去考察。为了只是要作一次调查，所以他不带兵士同行，他从御卫营动身，独自步行出城，走上亚比乌路去。

这条有名的路两旁都是成排的壮丽坟墓，各由死者的家属细心保护。离这条路较远的地方，有许多堂皇的住宅和别墅，正如城里栉比的房屋一般。空旷的郊区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路才能到达。

最后他走到一座大圆塔那里，离门口还约有两哩的地方。圆塔是用大石块砌成的，装饰得简单而美观。其朴实的风格和坚固的工程，使它具有傲然抵抗年代之侵蚀的气概。

马克路至此停步回顾，对于初到罗马的陌生客，每一景象都有新而有趣之感。最堪注目的是排成长列的坟墓，即是古昔那些伟大、高贵、勇武的人最后安息的地方，他们的墓志一面表扬他们在世功勋的荣誉，一面显示他们来生指望的暗淡。艺术和金钱造成了这些豪华宏伟的墓碑，历代虔诚敬爱之心保存因着它不致朽坏。路旁的两排坟墓一直延展至屹立着的开雅斯塞斯丢金字塔为止，整个坟场的景象呈现因着一种世上罕有的最宏壮的奇观。

环顾四周，房屋栉比；因为这个帝国首都的地盘，早已超越了它的旧界，它向四郊远远扩展，现在何处为郊区的尽头，何处为城市的开始，已使游客难以分辨了。

马克路远远地听见来自城里低沉无间的声音；无数的兵车在驰骋，许多的行人在奔跑。屹立于前的，是纪念碑、庙堂、和白光闪烁的宫殿、及数不尽的圆形屋顶和石柱，高耸入云有如一座空中的城市，而高过这一切的，是其上冠以丢斯庙的加比多连山。

然而死人坟场的严肃气氛，比较活人住宅的一切华美，却使人得着更深刻的印象。四周所看见的，是何等光荣的建筑物！有傲立着的罗马古昔贵族的纪念碑。凡豪杰、天才、刚勇、尊荣、财富、和一切人所敬佩的美德，都用美丽的词句刻在碑上来激起参观者的赞赏。到处建立各种的塑像，表彰古旧异教最高的权势。然而它实际的影响力，却不符其外形的华丽或仪典的壮观。死者的碑铭显示他们的夸胜，只在乎对今世的爱好，而没有对来生的信心；只有对现世享乐的羡慕，而没有对将来永生的把握。

马克路凝视着这情景而慨然默想，不禁再回忆西塞禄的一句话：「你想埋在墓中的人会不快乐么？」他想：「我现在要搜寻的这些基督徒，他们所懂得的哲学，似乎比我所能探讨的还多。他们不单已经胜过了死的惧怕，也已经得着了赴死的勇气。他们究竟有甚么神秘的力量，甚至能感动他们中间最年青和最柔弱的人呢？他们所唱的诗歌有甚么奥秘的意义呢？我的信仰只能希望我可以不至不快乐；他们的信仰却能使他们唱着得胜的乐歌而赴死！」

但他要如何进行他搜索基督徒的任务呢？群众在他旁边经过，但他看不到一个像是能够帮助他的人。大小不同的墙、墓、庙，到处都是，但他却看不见一个像是与莹窟连接的所在，他完全不知道要怎么办。

他沿着街道慢步而行，仔细地察看所遇见的每一个人，精密地检查每一间屋；然而除了发现外表上毫无与地下莹窟有关的迹象以外，一点结果都没有。白天快要过去，时间渐渐晚了；但马克路记得卢科路说有许多通到莹窟的入口，所以他便继续搜寻，希望天黑以前会找到一些线索。

(2) 发现可疑人

最后他的搜寻得着了结果，他向各方面踱来踱去，时或多次照着原路回到起行的地方。到了黄昏，日头临近地平线时，他敏锐的眼睛瞥见了一人迎面走来，背后跟着一个男童。这个人身穿粗布衣，沾染着潮湿的沙土。他们肤色苍白，像个久经禁锢的人，他整个的形貌立刻引起这个年轻军人的注意。

马克路走到他旁边，把手按在他肩头上说：「你是一个掘沙土的工人吧，跟我来！」这个工人抬起头来望他，看见一副严厉的面孔。一见他的军官制服便不禁吃惊而拔足逃走，马克路来不及转身跟踪，他已经闯入一条横巷而消失了。

(3) 抓住童子坡流

但马克路却一手把童子抓住，他说：「跟我来！」这个可怜的童子抬头望他，他那非常惊恐的苦

相使马克路大受感动。「为我母亲的缘故求你可怜我吧！我若被拘捕的话，她一定会死。」孩子跪在马克路脚前啜泣着说：「来！我必不伤害你！」马克路带他离开其他过路的人，到一个空旷的地方。

他停下来面对面质问童子说：「喂！老实告诉我：你是谁？」童子说：「我名叫『坡流』！」

「你住在那里？」「罗马！」「你在这里作甚么事？」「我出来办一件事！」「那个跑了的人是谁？」「掘沙土的工人！」「你跟他作甚么事？」「他替我带一包东西！」「甚么东西？」「食物！」

「你要他带给谁？」「一个在这里的穷人」。「他住在哪里？」「离这里不远」。「喂！孩子！你总要把实情告诉我，你知道莹窟的一些事情么？」童子低声回答说：「我曾听说过，你曾到里面去过么？」「我曾到过其中一些地方」。「你认识有谁住在里面没有？」「有一些，那个掘沙土工人就住在那里」。「那末你刚才就是跟他一同往莹窟去的么？」「天这样晚了，我还去那里作甚么？」童子天真地说：「这正是我想知道的，你刚才是不是去那个地方？」「既然是律法所禁止的地方，我怎么敢去？」马克路突然地说：「现在已是黄昏，跟我到那边的庙宇去拜神好么？」

童子迟疑了一下，说：「我忙得很！」「我从不忽略敬拜神明。你既然在我手中，就必须跟我一同去叩拜。」童子坚决地说：「我不能跟你去！」「为甚么不能！」「我是个基督徒！」

「我晓得！那末你就有些朋友在莹窟里，而你现在就是要到那里去的，他们就是你送食物供养的穷人，你就是为他们跑差事的。」

童子低下头静默不作声，「我要你现在就带我进莹窟里去」。「阿！宽大的军官！求你可怜我！不要叫我作这事，我不能作！不愿出卖我的朋友们。」

「你无须出卖他们。给我知道通到下面去的好几千条地道的一条入口，一点也没有关系的。你以为御卫兵完全不知道么？」

童子想了一下，最后表示同意，马克路牵着他的手跟他行，童子转过来向亚比乌路右面走了不远，来到一间没有人住的屋子。他进去，走下地窖，这里有一个像是进去小房间的门。童子指向这门，就停步了。

马克路坚决地说：「我要下去看看！」「你当然不敢单独下去的；是么？」「基督徒们声称他们不犯杀人的罪，我还怕甚么？你领我往前走就是了。」「我没有火炬！」「我是准备好才来的。往前走吧！」「我不能！」「你不肯么？」

童子说：「我当然不肯，我的朋友亲属都在下面，我宁愿自己死，也不带你到他们那里去。」

「你胆子大，但你不知道死是甚么」。「你以为我不知道么？哪里有怕死的基督徒？我曾亲眼看见我许多朋友在痛苦中死去，我也曾亲手帮助埋葬他们，我一定不带你到那里去，把我带到监牢里去吧！」

童子把脸转过一边，「我若把你带走，你的朋友们将怎么想呢！你有没有母亲？」童子低头流下痛苦的泪。一提及他亲爱的妈妈，就使他不胜伤感！「我看出你有母亲，而且你也爱她。带我下去吧，你可以再和她同在一起的。」「我决不出卖他们。我愿先死，随你的意处置我吧！」

（4）说服童子，找到莹窟

马克路说：「我若存着恶意，你以为我会不带随从而独自下去么？」「作个军人又是个御卫队军官，若不想把被迫害的基督徒消灭，还要他们作甚么？」

「孩子！我没有恶意，你若领我到下面去，我发誓必不利用我所发现的事来害你的亲戚朋友。我下去时，我就是个俘虏，他们可以任意办我。」

「你真地发誓不出卖我么？」

马克路严肃地说：「是的，我指着凯撒的生命和不朽的神明起誓。」童子说：「那末就来吧！我们无需火炬；小心跟着我走就是了。」于是童子进入狭窄的门口。

第四篇 莹窟

马克路和童子在莹窟中前行

他们在黑暗中继续前行，直到地道变宽的地方，就有通到下面去的梯级，马克路抓住童子的衣衫跟他走，这样的情境当然会使人恐慌。马克路自愿进去会见那些人，正是因他自己同僚的迫害而离开地面下到凄凉的地道去住的基督徒。那些人是不能不认他为仇敌的。然而他们优雅温和的态度，给他得着如此深刻的印象，使他相信将自己交在他们手中是不至遭害的。在这个难以进入的黑暗迷宫中，他的性命完全在这个童子手中，但他并没有顾到这一点。为要更多地了解这些基督徒，并为要发现他们的信仰的秘诀，他存着这种渴望，使他继续往前走，他并且照着所起的誓，决意不利用这次的探访来出卖或伤害他们。

往下走了一些时，他们便沿着平路走。不久转了一个弯，来到一间拱形的小室，这里有从火炉

发出来的微光。童子显然是个十分熟识道路的人，用毫不犹豫的步伐行走。将到这小室，他就拿起摆在那里的一把火炬，点着了继续前进。

坡流先行，马克路跟在后面，火炬的光只微弱地照亮了极度的黑暗。从来没有一线的日光曾照进这里来减少那使人郁闷的幽暗浓度；这黑暗简直似乎是摸得着的。火炬的光只照到几步远就消失于黑暗中了。

路径曲折而进，经过了无数的转弯；坡流突然止步，指向下方。马克路在幽暗中望去，看见路中有一个再通往下面的洞，似乎是一个无底的深坑。「这洞通到那里去？」「下面！」

「下面还有地道没有。」「有的，很多，而且那些地道底下还有地道呢。我到过三层地道，有些掘沙土的老工人说，有些地方他们曾下到很深的坑道里去。」

地道再曲折而进，直到使进去的人对于方位的概念完全遗忘了。马克路这时不知道自己离入口处是在几步之内，或在几哩以外，他昏乱的思想不久就转到别的事物上了。初时所得的印象消失时，他就更详细地察看路上的景物，并且更密切地注视这个陌生地方的奇观。整条狭窄的路径两旁墙上看来都镶有墓碑，墓碑排列得十分整齐紧密，碑与碑之间几乎不留一点空隙。从碑文上可以看出都是基督徒的坟墓，他没有时间停步细读，但他注意到有同样的句子屡屡出现，诸如：

挪利亚——安睡于此

浮斯塔——安息于此

在每一块碑上他几乎都看见同样的甜蜜、优雅的字句；马克路想：「平安！这些基督徒真是何等使人叹服的！甚至在如此的情景中，他们仍然存着视死如归的至高的心灵。」

继续往前走时，他的眼睛越来越惯于在黑暗中视察了。这时地道越来越窄，他们必须弯腰缓步前行。土墙掘得很粗糙，因为工人刚刚把掘出来的沙土挑往地面去作建筑使用。地下有些地方满布着潮湿和菌状的生长物，加深了昏暗的颜色，并把空气充满了湿气，加上火炬的烟，使气氛变得更为郁闷。

他们经过数以百计的岔路，和几十处几条路的会合点，条条都分歧通往不同的方向。这些数不尽的地道，使马克路晓得他现在已绝望地和上面的世界隔开了。他的生命握在这个童子的手掌中。「曾有人迷了路么？」「时常有的！」「他们后来怎样？」

「有时他们徘徊着直到遇见一些同伴，有时永远不再有他们的消息。现在我们对这地方大半都

很熟悉了，我们一旦走迷了路，很快地又回到熟悉的路来。」

有一件事使这个少年军官惊讶的，就是看见小型的坟墓最多。坡流对他说那些是小孩子的坟墓，这就使马克路心中生发前所未有的感想。

「小孩子！」他想，幼年、纯洁、天真的孩子怎么埋在这里？为甚么不把他们埋在有慈爱的阳光照耀、有美丽的香花开放的地面呢？难道他们生前也像成人一般地为生活而在这样黑暗的地道里奔波么？难道他们也得分担成人因逃避迫害而在这里受苦么？难道他们脆弱的小生命是因住在地下那有害的空气和无穷的黑暗中而早殤么？

马克路说：「我们已经走了很久了，要到了么？」童子说：「很快了！」对于搜捕这些亡命者，无论马克路在进入莹窟以前打过甚么主意，至此他才看出一切的尝试都必归于徒然。一队军兵可能进入这莹窟，但始终也不能走到看得见基督徒的地方。越走越远，必将越发绝望；他们可能在无数的地道中分散迷失直至死亡。

这时有低沉的声音从远处传来，使他侧耳聆听。经过狭长的地道而来的那无法形容，好像是来自天上的悦耳低声，使他听见迷得出神。

当他们继续走前去时，一道光照亮了他们面前的黑暗。声音越来越响，有时渐渐提高成为壮丽的合唱，一时又渐渐变弱成为柔弱，哀而不伤的祷告歌词。几分钟后，他们走过一个转角，突然出现于唱歌群众面前。

看到基督徒聚会

坡流说：「停步！」一面阻止他的同伴，一面弄熄他的火炬。马克路听从他，热切地注视面前的景象。这是一个拱圆顶的小室，约 15 呎高，30 呎方，挤在其中的男女老少，约有 100 个人左右。一边有一张桌子，桌后站着一个年高的男人，似乎是他们的领袖。室中火炬照耀，在会场上发出红色的光辉。这些劳苦消瘦的人面上所显出的特征，都像马克路所看见的掘土工人一样。但他们此刻的表情，却不是忧愁、凄惨、或绝望的。他们的眼睛闪着希望的光芒，脸孔露出喜乐和得胜的容貌。这情景深深地打动了马克路的心弦，因为它证实了他所见于基督徒身上的一切勇气、盼望、和平安，都是出自他们里面隐密处的。

唱完诗歌，停了一下。高年的领袖展开书卷，读出了一些在马克路听来是全新的道理，就是有关不灭之灵魂和死后之生命的至高明确的宣告。会众信靠这些话好像是生命有关的信息一样。最后他读到一句突然而来的快乐宣告，引起了听众发出感激和热望的低微声浪。这些话的意义，他们虽然不

充份地明白，但却大大地受到感动：「死阿！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阿！你的毒？在哪里？死的毒？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

这些话似乎在马克路的心里开辟了一个新思想的新世界。罪、死、基督、及一切根据这些而来的无穷的思想，都模糊地出现于他觉醒了的灵。想要发现基督徒秘诀的愿望，如今在他心里更加火热起来。

领袖抬起头，举起双手，作了热切的祷告，跟着大家唱了一首诗，然后散会。

马克路说明来意

坡流带着马克路走到前面去。一看见马克路雄纠纠的姿态和闪光的铠甲，大家都开始往后退，想要从不同方向的地道逃跑；但马克路大声喊着说：「基督徒们！不要怕！在你们的权下，我是独自一人。」

于是大家转身回来，用焦虑好奇的眼光注视他，领会的老人家走前来诚恳地望着他。问说：「你是谁？为甚么要到世上留给我们的最后居所来搜寻我们？」「不要怀疑我有恶意，我没有随从，单独地来，不是可以任由你们摆布的么？」「但一个军人，一个御卫军官，对我们有甚么好意呢？你是不是被追赶而来的？你是不是一个罪犯？你是不是有生命的危险？」

「不！我是个高级有权力的军官，但我一直都渴切地寻求真理，我听了许多关于你们基督徒的事，但在这迫害的期间很难在罗马找到你们，幸亏终于在这里找到了。」

这时候老人家请会众退出去，给他方便与新来的客人谈话。其余的人立刻照行，向不同的地道散开，大家都觉得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一个苍白的妇人热切地走到坡流面前，伸手把他抱住，说：「我的好孩子！你这样久才回来呀！」

「亲爱的妈妈！我遇见了这个军官，就被他留下耽延了。」「感谢神！你终于平安无事。但他是怎样的人？」童子说：「我以为他是个诚实人，你看他这样相信我们。」老人家说：「茜茜利亚！请留下一会儿！」妇人便留下了，还有几个人也跟着她一同留下。

老人家对马克路说：「我名叫『和拿流』！是基督教会的一个卑微的长老，我相信你是个忠实诚恳的人，请告诉我们：你要我们怎样？」「我名叫『马克路』！我是御卫队的上尉。」

「噯呀！」和拿流喊了一声，双手紧握倒在椅上，其余的人都用悲伤的眼色注视着马克路！而

茜茜利亚则痛苦大哭，喊着说：「噯呀！坡流！你怎么把我们出卖了呀！」

第五篇 基督徒的秘诀

马克路自我剖白

这个年轻的军人看见他的名字所发生的效力，惊愕地站着。他问说：「你们为甚么都这样发抖？是不是因着我的缘故？」和拿流说：「噯呀！我们虽然被逐到这个地方来，但仍旧可以和城市照常往来。我们曾听说当局要从新努力加强对我们的迫害，并委任了一个御卫队上尉马克路来搜索我们。现在你来到我们中间，我们眼见仇敌的头目，岂能不害怕呢，你为甚么要追踪我们到这个地方来？」

马克路大声喊着说：「即使我是你们最坏的仇敌，你们也没有理由怕我的；我现在岂不是可以由你们摆布么？你们若要拘留我，难道我能逃脱么？你们若要杀我，难道我能抵抗么？我在你们中间是无能为力的，我独自一人在你们中间，这局面就足以证明我对你们是毫无危险的了。」

和拿流恢复了他的态度说：「不错！你说得对；若没有我们的帮助，你是永远不能回去的。」「那末，请听我向你们说明吧！我是个罗马军人！我本来是在西班牙出生，得着超越知识和高尚道德的熏陶，受过敬畏神明和忠于职守的教训。我到过许多国家，但我的职业多半限于军事方面，然而我对信仰方面从来没有疏忽过。我自己读过一切希腊和罗马的哲学著作。阅读的结果，使我轻看我们各样的神明，因为那些或男或女的神明，并不见得比人好，甚至比我更坏。

「从柏拉图(Plato)和西塞罗(Cicero)的哲学，我知道一位最高的神是我要听从的，但我怎能认识祂，又怎样听从祂呢？我也知道我有不灭的灵魂，那末我的肉身死了，灵魂的归宿如何？是快乐的呢，还是可怜的？我岂能得着来生的福乐呢？他们用美丽的辞句描写来世灵魂的福乐，但却没有给像我这样的平常人指出途径，我的心愿就是要对这事知道得更多。

「神庙的祭司不能给我一点指导，他们固守着那些他们自己也信不来的旧仪式。旧宗教是死的，人们再也不理会它了。

「我在各国都听见了许多关于基督徒的事，由于我不得不常常逗留在军营里面，所以我没有甚么机会可以与他们接触。其实直到最近我还完全不理解他们，我平时所听见的传说，都是论及他们的猥亵、秘密的罪恶、与及叛逆的教训，直到最近我还完全相信这一切的传说：几天前我到竞技场里。在那里我初次得知一些关于基督徒的事。我看见勇士马塞，一个完全没有惧怕的人，他全然自若地舍弃自己的命，不愿作他所认为不该作的事。我也看见一个老年人带着安然的微笑赴死。尤其是，我又看见一班少女面对着扑过来吞噬她们的野兽时，口中还唱着得胜之歌：

祂爱我们用祂血洗去我们的罪，
但愿荣耀权能归给祂直到永远。

我不知道到底是甚么大能力使他们会这样作。」当马克路说话的时候，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效力发生，听众的眼睛闪着热情和喜乐的光辉。当他提起马塞时，他们以全心的眼色彼此对看；当他说到老年人时，和拿流把头低下来；当他论到那班少女并高声唱她们的诗歌时，他们转过头悲泣。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死亡被克服了，我自己可以毫无惧怕地赴死，所有的军人在战场上也是这样，这是我们军人本质。但这些以死为乐的人，却不是军士，乃是女孩子，她们分明都有同样使人感服的灵」。

「从那时起，我完全没有想到别的，只是反复思索；那爱你们的是谁？那洗净你们众罪的是谁？那使你们心里生发这种至高的勇气和希望的是谁？你们在这里生活靠甚么过日子？你们刚才向谁祷告？」

「我奉命带兵捉你们，把你们杀掉，但我希望首先要更多地了解你们。我指着神明起誓，这次的探访决不使你们遭受一点损害，所以请你们将基督徒的秘诀告诉我。」

基督徒的秘诀

和拿流说：「你的话，显然是真挚诚恳的。现在我知道你绝对不是侦探或仇敌，乃是一个求知的人，被圣灵差来学知你久来所想要寻找的事。你要欢喜，因为来到基督面前的人，决不会被赶出去的。」

「你看这些站在你面前的人，无论男女都放弃了亲友、家庭、尊荣、财富，到这里来过贫乏、恐惧、不幸的日子；他们都为基督的缘故把一切看为算不得甚么的；诚然，他们连自己的性命也都置之度外，他们为爱他们的主把一切的都舍去了」。

「马克路！你推想必有一种大能力使基督徒作这一切，是对的。这能力不是幻想、不是迷惑，也不是兴奋；乃是对真理的认识和对活神的爱心」。

「你向来所寻求的，就是我们所拥有的最贵重的宝贝。这珍藏在我们心里的宝贝，在我们看来，

其价值远非世界所能给我们的一切可以比拟的。甚至在这黑暗的地方，它也使我们生有快乐，死能得胜」。

「你想要认识至高的神，我们的信靠基督是祂所启示的，祂也借着这启示把自己显明出来。祂不但是无限的伟大并有无限的权能，祂也有无限的慈爱、无限的怜悯。这信心吸引我们极其亲密地靠近祂，以至祂成为我们最好的朋友、我们的引导、我们的安慰、我们的指望、我们的一切；祂创造了我们、救赎了我们，也是我们今生和来世的救主」。

「你想要知道不朽的生命，我们的圣经就把这生命告诉了我们。圣经指示我们；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世上敬爱神、服事神，我们将来就必与祂在天上永远同住，享受无限的福乐；怎样在世上过得神喜悦的生活，使我们晓得从今以后怎样称颂赞美祂；死虽然是我们的仇敌，但对基督徒却不再是灾祸，而是祝福，因为离地与基督同在是好得无比的，到那时我们便到达那位爱我们且为我们舍命的主面前了。」

马克路迫切寻求真理，和拿流长老介绍救恩

马克路说：「阿！既然如此，请你快把这真理告诉我；因为我寻求这真理已经多年了，我也曾为这真理向我所闻知的神明恳切祈求，你们已经得着了我所切慕的真理。这是我一生的终极目的。现在我们有整夜的机会，请你不要叫我再等，立刻指教我吧。难道真神的确实晓谕了这一切，而我竟然还不知道么？」

欢乐的泪珠闪烁于基督徒的眼中，和拿流低声地说了感恩和祈求的话，然后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卷圣经，说：「可爱的青年人！这是从神而来的生命之道；这道把平安喜乐带给世人。在圣经中，我们灵里所渴望的一切都可以得着满足。在神的这些话里，我们可以学得别处所找不到的真理；这真理我们虽然尽一生的心力加以默思，也不能完全测透它的长阔高深。」

于是和拿流打开圣经，对马克路讲解耶稣的事。他读出神子要由童女出生的宣告，祂的诞生、祂的幼年时期、祂的神迹、和祂的教训。他从圣经中读出这些经文，再加上他自己的一点解释。然后他叙述基督所遭受的待遇：侮辱、蔑视、迫害、以及被卖和定罪；最后他读出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记载。

这一切在马克路身上发生了使人惊奇的效力，他的心似乎突然被光照亮。神的圣洁使祂痛恨人的罪而把面转开；祂的公义——对罪必施刑罚；祂的忍耐——已宽容很久了；祂的怜悯——计划了方法来拯救祂所造的人类脱离他们自己所招致的毁灭；祂可惊的大爱使神把独生爱子赐下；这爱使神子

降世舍命成就了人类的救赎。这一切他都清楚地对马克路说明了。当和拿流读到各各他可悲的故事结束时的呼声——「我的神！我的神！为甚么离弃我？」和跟着的一句「成了！」的呼喊时，他被马克路的啜泣声所激动，透过自己的眼泪，模糊地看见这个强人弯腰，受感发抖；马克路低声说：「不要再读，现在不要再读了，让我思想祂：

祂爱我们用祂血洗去我们的罪，
但愿荣耀权能归给祂直到永远。

于是他把面埋在双手中，和拿流举目望天祷告，这时同伴们已静悄悄地离开了，只存他们二人在那里。和拿流后面墙壁凹处的灯火朦胧地照着，二人在这样的情景中缄默良久；最后马克路抬起头来说：「我觉得在害死这位圣者的事上，我也有一份。请再读下去，给我更多地知道这个生命之道，因为我自己的前途也决定于此。」

和拿流再读耶稣钉十字架、埋葬、第三日清晨复活、和以后升天坐在神右边的记载；然后读五旬节圣灵降临进入所有信主耶稣的人心中的故事。

马克路喊着说：「这确实是神的话，这是从天上来的佳音。你所读的每一件事，都感动了我的心，使我不能不响应，所以我知道这一定是永不改变的真理！但我如何能得着这救恩呢？我的心眼现在不再迷糊了，我终于认识自己了。从前我以为自己是个正直公义的人，但与这位刚刚知道的圣者比起来，我实在卑鄙到无地自容了。在祂面前我是一个罪犯，丧失了的罪人。我怎样才能得救呢？」

马克路得救

「基督耶稣降世，为要寻找丧失的人。」「阿！我怎样接受祂呢？」「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这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你若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祂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们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我完全不必作甚么事么？」「你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救恩)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罪的工价乃是死；惟有祂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

「我完全用不着献祭么？」「耶稣基督已经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然后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凡靠着祂进到神面前的，祂都能拯救到底；因为祂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阿！若我可以放胆亲近祂，那末请你教导我该用甚么话！」

在这个阴郁朦胧的地窖里，庄严静寂的气氛中，和拿流跪下，马克路在他旁边低下头，属灵的老年长者对这个热心追求的青年人高声祷告。马克路觉得他的灵被一种出于信心之热切祷告的力量，提到天上救主跟前，祷词的每一句话都在他灵里起了共鸣；同时他极度谦卑地靠赖同伴代他向神陈述他的需要，相信他能求得更为合适。但末后他自己的欲望越来越强，使他把信心的手伸出来(虽然胆怯发抖，却是真实的信心)，他的灵也刚强起来了，到和拿流结束他的祷告时，他的舌头得着释放，从心里发出呼求说：「主阿！我信！阿！求^口帮助我不足的信心！」就在这一刹那，他接受了耶稣所说的话：「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他也确信了，并且因此欢乐。

翌晨曙光在上面大地渐渐发亮时，荣耀的日子也在下面地窖中马克路身上渐渐显露出来。他的渴望完全满足了；罪担脱落，神的平安借着耶稣基督充满了他。

基督徒的秘诀给他得着了，他也甘心愿意地作耶稣基督的奴仆。既然与在基督里面的弟兄们合而为一，他现在也能与他们同唱得胜之歌了：

祂爱我们用祂血洗去我们的罪，
但愿荣耀权能归给祂直到永远。

第六篇 许多见证人

数以千计的基督徒在莹窟中成为主的见证人

这个初信的基督徒很快就得知了更多有关基督徒的事，休息了一下，和拿流就带他一同参观他们居住的地方。马克路所看见在小聚会室里聚会的人，只是居住在莹窟中的小部分而已。这里有数以千计的基督徒，散居于广大区域的地道中，他们分为许多的小团体，每区各有与城市交通的路径。

和拿流陪同他走了很远的路。沿途所遇见的人数之多使他惊愕；他虽知道基督徒人数很多，但他想不到竟然这么大部分的人毅然选择在莹窟中过活。

无数的碑文记载殉道者的见证

马克路对死者的关心也不下于对现世的人，他经过沿路的坟墓时，注意读两旁的碑文，发觉那些碑文都有同样坚强的信心和崇高的指望。他爱读这些碑文，而和拿流对这些敬爱祂的纪念碑的兴趣，使他成为马克路的一个意气相投的向导。

马克路一路读这些光辉的名字，心里不禁生发新的感想。在他看来，这是基督教会的一部历史。活现在他面前的，是用发热的文字所记述的殉道者的行传。许多墓碑上的粗糙图画，具有一种感动力是艺术家的杰作所不能产生的。许多粗糙地刻成的碑文，其拼字的拙劣和文法的错误，反证明了福音对于贫穷卑微的人之可贵。

许多墓碑上都有用基督称号第一字母 X 和 P 组合的图案，即「主基督」之意。

有些加上棕枝，是「得胜与不朽」的象征，马克路问说：「我时常看见有鱼的图案，这是甚么意思？」

「因为希腊文鱼字是表明基督徒的荣耀和希望的首一字母组成的。H 代表「耶稣」，X 代表「基督」，H 和 Y 代表「神的儿子」，* 代表「救主」(Jesus Christ, the Son of God, the Savior)。

后来马克路看了一个墓碑，停下来说：「喂！这碑文似乎适合我的光景，好像是我前途的预兆，或许我也有一天会蒙召为基督作见证；但愿我到了那时候能够尽忠！」那碑文：

马流：

青年陆军军官，于哈德良皇帝期间，
为基督流血而死，在基督里安睡于此。
同人谨含泪惶恐建立此碑。

马克路此行得着极好的机会看见和拿流所提及的那种基督徒之间彼此相爱的心，他所遇见的男妇老幼，各阶层的都有。其中有些曾在罗马充任最高职位的人，和那些身份几乎等于奴隶的人，亲切地相交；有些从前是残暴无情的迫害者，现在竟与他们曾憎恨过的人愉快地团结起来。犹太祭司脱离了他们难以遵守的轭，而与从前他们所厌弃的外邦人亲密同住。希腊人曾视福音为愚拙，现在即尊它为无限的智慧；他们曾对耶稣的门徒加以轻看，如今却换为以爱心相待。自私和野心、高傲和嫉妒、人类一切卑贱的情欲，都似乎在全能的基督之爱面前逃跑了。基督的道充充足足地住在他们心中，在别处可能看不见的善果，在这黑暗的地方反倒彰显出来。因着同受苦难而产生的伟大同情心，使他们更亲密地连结起来。

马克路用了很长的时间，走了很远的路程；他本来已经准备要对这莹窟作广泛的视察，却仍不禁因它范围的宽大而吃惊。他虽然横走了这么远，但闻知这还不过是整个区域的小部分而已。

地下的通道平均高度约 8 呎，但在许多地方高及 12 至 15 呎。沿路常有小聚会室和房间，是把拱廊凿阔给住户有更多起居走动的地方。有些地方也在顶部开有狭窄的天窗，藉以得着一点微光和空

气。这样的地方是特作短时间消遣用的，所以不在那里居住。所得着的阳光虽然微弱，他们所感到的愉快总是难以形容的，多少也可以减轻四周阴郁的感觉。

基督徒的呼求和忍耐

马克路慨叹说：「迫害在我们四周大嚷大闹，把我们关起来，神的子民还要分散多久呢？仇敌要苦待我们到几时呢？」

和拿流说：「这正是我们中间的呼声，但埋怨是不对的。神向来都恩待祂的子民。他们在全国各处好几世代以来，都得着律法的保护，未受困扰。不错！我们曾遭遇过可怕的迫害，好几千人在大痛苦中死去，但这些迫害都已经过去了，而教会依然平安无事。

「然而我们所受到的一切迫害，都有益于洁净神子民的心，并提高他们的信心。神知道甚么对我们是最好的。我们在祂的手中，祂不把我们所不能负的担子加于我们身上。马克路弟兄！我们要谨慎祷告，因为目前的风暴明白地告诉我们，那很久以前对这世界所预言过的『大而可畏的日子』，已经近了。」

马克路与和拿流这样一边走，一边谈，他每一时刻都听见一些他前所未闻的关于神真道的教训，和神子民的经历。他们的爱心、纯洁、刚毅、信心，深深地渗透他的灵。

马克路受洗、擘饼纪念主

他所感到的经历，也不是暂时的。他所看见的新景物，样样都加强了他要在信仰和生活上与神的子民联合的愿望。因此，在下一个主日以前，他就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归入基督的死」。

在主日早上，他就和其他的基督徒同坐一席吃简单的爱筵，纪念主的死，并等候祂再来。和拿流领祷谢恩，马克路则第一次同守神圣之礼，分享象征主擘开身体的饼和流出宝血的杯之喜乐。「他们唱了诗，就出去」。

第七篇 承认信仰

马克路向将军报到，说明不能执行杀基督徒的命令

这个青年军官离开他的营房已经四天了，这几天是他一生重大的日子，也是他生命紧要的属灵转机，无穷的福或祸都系于此；但诚心寻求真理的人是不会徒劳的。他已经下了决心，摆在他面前的：

一面是名誉、尊荣、财富，一面是贫穷、缺乏、灾祸；然而他毫不踌躇地定意选择了后者。

他一回来了，就去见将军向他报到，并将他曾去到基督徒中间的事告诉他，并且说明他不能执行他的任务，甘愿承担一切的后果；将军严厉地吩咐他回到自己的营里。

卢科路的劝说无效

他正在推测这一切事可能招致甚么后果时，卢科路忽然闯进来打断了他深刻的沉思。这位朋友十分亲切地向他致敬，但显然露出满怀的焦虑。

卢科路说：「我刚才见过将军，他叫我带个信息给你，但请你先告诉我们，你作了甚么事？」于是马克路毫无隐瞒地，把他从离营到回来的一切经历叙述一遍，跟着又告诉他回来后去见将军的经过：「我进入他的办公室时，意识到我所采取的步骤的严重性。我简直是干犯反叛的罪，这罪是非处死不可的，然而我不能不这样作。」

「他亲切地接见我，因为他以为我的搜索得着了重要的成功。我告诉他，我离营以后就一直与基督徒们在一起，并且我所亲眼看见的事，使我不能不改变我对他们的情感。我原以为他们是国家的仇敌，都是该受死刑的，然而我发觉他们其实是帝国忠实的百姓，有良善美德的公民。我绝对不能杀害这样的人，要我这样行的话，我宁愿把刀丢掉。」

「他说：『一个军人，没有权利以自己的情感抵触他的义务。』」

「我说：『但我对造我之神的义务，比我对于任何人的义务还更重要。』」

「他说：『你对基督徒的同情心竟然使你疯狂了么？难道你不知道这是叛逆么？』」

「我鞠躬告诉他，我甘愿承担后果」。

「他严厉地喊着说：『卤莽的青年人！回到你的营里去，我将把我的判决通知你。』」

「所以我立刻回来，一直没有走开，焦急地等候着对我的判决。」

卢科路倾听马克路一连串的叙述，不插口说一句话，也不露出一一点表情。到马克路说完时，他脸上惊忧的容貌显明了他的情绪，他用悲伤的声调对马克路说：「这判决是甚么，你知道得和我一样地清楚。罗马的纪律，就算在平时，也是轻慢不得的，何况如今当局正对这些基督徒怒不可遏的时候呢。」

你若坚持现在的方针，你一定要被处死刑」，「我已经将我的立场完全告诉你了。」

「马克路！我明白你纯洁真挚的天性，你向来也存心虔诚，你喜爱哲学的高尚教训。难道你不能像从前一样地对哲学感到满足么？你为甚么要被这个钉十字架的犹太人的可憎的教训所惑呢？」

马克路说：「我从未对你所说的哲学感到满足，你自己知道哲学没有一样真确的东西可以给人倚靠。但基督教是神的真道，由神自己赐下，又借着基督的死成就了的。」

卢科路说：「你已经把基督教的信条充份地说明了，我得承认，你自己的热心，把它渲染得好像很有吸引力，亲爱的马克路！若所有的基督教徒都真地像你自己一样，这种信仰也许可能被采用来造福全世界了。然而我并不是来和你辩论宗教信仰的问题，乃是来谈论你自己的事。亲爱的朋友！你已处于危险中；你的身份、你的尊荣、你的职位、你的生命，都在危险中。试想一下你所作了的事，委托你作的是一件重要的差使，你出去乃是要照着执行。原来所希望于你的，是要你去带重要的消息回来。但是你回来了竟然向将军报告你已经变心，归入仇敌那方面，并且已与他们同心，而不肯动武对付他们了。作个军人，若可以由自由选择攻击的目标的话，那末军纪将怎样呢？军人必须服从命令，对不对？」

马克路回答说：「卢科路！你说得对！」

卢科路说：「你所当决定的问题，不是选择哲学或基督教，乃是你要作一个基督徒或是一个军人。因为如今的情势，你知道你不可能作个军人，同时又作个基督徒。二者之中，必须有所取舍。而且不仅如此，你若决意作个基督徒，你就必然立刻与他们同受同样的恶运，因为法令不能特别对你有所宽待。在另一方面说，你若继续作个军人，你就必须向基督徒进攻」。

「不错！问题就是这样。」「马克路！你有亲热的朋友！愿意不念你的大过，我知道你热情的天性，我也曾在将军面前为你求情。他也尊重你的军人品格，他愿意在一些条件之下赦免你。」「甚么条件？」「再宽大不过的条件，把过去的四天忘掉算了；把那一切从你的记忆中赶出去。重新执行你的任务，领你的兵士马上去拘捕这班基督徒。」

「卢科路！」马克路交着双臂站起来说：「以朋友论，我爱你，我感谢你忠挚的情谊。这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但是现在我心里有一件你所不了解的事，那是比国家所能给的一切尊荣还强得多的一——就是神的爱。为着这爱，我愿意舍弃一切的尊荣、地位和性命。我的决定是不能更改的，我是一个基督徒。」

卢科路呆坐着以惊愕忧伤的心情注视着他的朋友好一会儿，他十分熟知马克路坚决的勇气，痛

苦地看出自己的苦劝无效了。最后他再开口，用尽了他所能想到的一切论据，举出了一切可能说服他的理由，并且向他说明了那正在等着他的可怕命运，和那将要特别地在他身上发泄的愤恨。但是他一切的话都归徒然；终于带着沉重的忧心站起来说：「马克路！你不惜以性命投注，你是疯狂地在向着可怕的结局猛冲。摆在你面前的是幸运所能赐给你的一切，你却转开不顾而与卑鄙的人遭受同样的命运。我已经尽了朋友之责，劝你不要糊涂，及时觉悟，但我一切的努力都落了空。」

判决与逃亡

「我已经把将军的判决令给你带来，你已被贬职了，要以基督徒的身份被拘捕。明天你必被押去处刑，但还有好些时候，我还可以伤心地帮你逃亡。立刻逃吧！赶快离开！刻不容缓了，逃到安全的地方去吧！」

马克路一言不发地听着，慢慢地卸下了他显赫的武器，凄然地脱下了他向来引以为荣的铠甲，剩下简单的紧身衣站在友人面前。

「卢科路！我再说：我永远不忘记你忠诚的友谊。巴不得我们一同逃走，好叫你我的祷告可以一同上升到我所事奉的神面前。算了吧！我必须走了！祝你平安！」

「祝你平安，马克路。我们今生可能不再相见了。但你若遇到缺乏或危险时，要记着，我仍然愿意帮助你。」

两个青年人拥抱作别以后，马克路就赶快离开。

回眸罗马城

他步出军营，直走到市议会去。四周所见的都是大理石建造的庙宇、圆柱、和纪念碑，皇宫在后面巍然屹立，富丽堂皇的建筑物，镶嵌着贵重的大理石和金光闪耀的装饰。一边耸立因着竞技场的圆形高墙，另一边雄踞着历史性的加比多连山，山顶一簇庄严庙宇的轮廓，在蔚蓝的天空中鲜明地衬映着。

他爬上这座峙险的山顶，环视四周的景色。山顶有铺大理石的方形广场，四边都是庄严的庙宇。从山顶俯瞰，一面是台伯河，黄色的河水蜿蜒地向遥远的地中海流去。其他各方面都是城市扩展的地区，栉比的房屋逼近城墙，又越过城墙而向各处扩散，街道伸展至遥远的郊外。到处都露出有庙顶、圆柱、和纪念碑的上端。各街道上满是数不尽的雕刻石像，喷泉向空猛射，战车纵横驰骋，装备整齐的罗马军队往返操步，市上人潮像波浪般起伏不停。

远处的平原点缀着无数的乡村、屋宇和宫殿，林木青葱茂盛，看起来的确像是平安丰裕的居所。远远望去，一边是积雪的亚平宁山的轮廓，一边是地中海在冲洗海岸的黑浪。

马克路慢慢地离开这个熟悉的美丽景色，他自己说：「不容耽延了，必须走了！」

第八篇 茱窟生活

茱窟的生活

马克路回到茱窟时，受到带着热泪的欢迎。大家十分热切地聆听他叙述会见上峰的经过；一面为他遭遇困难表同情，一面因他算是配为基督受苦而欢喜。

在这个新环境中，马克路每天学知更多的道理，并看见通道的人耐苦的情况；茱窟中的生活给他经历到四周各样奇妙的新事物。

住在地下这许多人的粮食，是经常于夜间由上面的城市运来的。这种危险的工作，由一些坚毅大胆的男子汉志愿负胆，有时也由妇女或孩童去作；坡流就是孩童中最伶俐、最胜任的一个。在人口众多的罗马城市中，行动不受注意并不是困难的事，因此他们经常保持着充分的供应。然而运粮的差事也有时遇见意外，所以有些壮士一出去了就永不回来。

至于食用的水是不成问题的，最下层的地道里可以从井或泉取得充足的供应。夜里也是赶作一件最伤心之事的时间，就是去寻找被野兽撕碎了，或被烧死于火刑柱上的残骸，冒着千危万险把它运回地下来；然后由死者的家属举行丧礼并摆设安葬餐，礼毕把遗骸放入地道旁边狭小的穴中，再用刻名留志的大理石板封起来。

地道里许多地方的拱形建筑曾经敲掉，使顶部加高成为房间形式。但没有一间是够大规模的，只是稍为宽阔一点罢了；目的是给这些逃亡者可作多几个人的团契使用，并且可以呼吸得比较自由些。他们在这些场合里消磨了他们的大部分时间，他们的交通聚会，也就是在这些地方举行。

罗马政权堕落的现状

就他们当日的罗马政权来说，便可以看出他们的处境。旧共和国的美德已完全消逝，自由已不复存在。贪污行径遍及整个帝国，以致一切事情都屈服在使人麻木的权力之下。阴谋、造反、叛逆、罢工，相继祸国，而堕落的民众袖手旁观，眼见他们最勇敢的人受苦、最高的人受死而完全无动于中。

慷慨的勇气和火热的灵，再也不能振作起来；只有兽欲才能激醒他们已经堕落了的情绪。

基督的真道就是在这种情势中大胆地传进去，并且在这等罪恶的敌对之下克服各样的拦阻，缓慢而稳健地展开。这种为真理的战争是严厉的，必须付上地位、名誉、财富、亲友、性命——一切世人所珍惜的代价。真道信徒的人数随着岁月而增加，罪恶势力也同时越发蓬勃起来；民众日益腐败，国家日趋崩溃。

于是可怕的迫害发生了，目的是要把基督教的痕迹从地上涂抹净尽。基督徒若抗拒皇帝的法令，就必面对痛苦的死刑。下了决心作基督徒的人——即作了终身的抉择，这决定就常常意味着准备接受立刻临到的死刑，不然便要逐出城，不再享受家庭之乐，不再看见天日之光。

罗马人硬了心、瞎了眼。孩子的天真、少女的纯洁、男人的豪杰、老翁的可敬、坚定的信仰、胜死的热爱，没有一样能引起他们同情之心，或感动他们恻隐之心。他们看不见那像黑云般遮着的该亡帝国的荒凉，也不知道唯有那些他们所迫害的人才能救他们脱离将临的烈怒。

莹窟中基督徒的艰苦生活和精神面貌

然而地下莹窟就在这样的恐怖政权之下开放给基督徒作避难的城市。这里，是他们历代为真理争战之先祖埋葬着等候复活角声的所在。这里是儿子亲手抬过父母尸体，父母亲眼看过孩子入墓的所在。安息在这里的，有那些在竞技场里被野兽撕碎了的残骸，有那些被火烧存的焦尸，有那些被钉十字架痛苦而死的衰弱遗体。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些亲属或朋友葬在这里，这里的土地与空气尽都分别为圣了，无怪他们在这样的地方找到了平安。

尤其是，这等地下的居所，是他们逃避迫害的唯一地方。他们无法逃往外国或渡海远扬；因为邻邦没有一个国家可作他们的避难所，海外也无一个去处有收留他们的希望。罗马帝国的势力握住当时西方文明世界的统治权；她那庞大的警员组织伸展到每一个角落，没有一个地方能逃脱她的愤怒。其势力是如此之无法抗拒，以致上至最高的贵族，下至最卑的奴隶，无不屈服于她的权威之下。废立的皇帝不能逃脱她的报复，其实也绝无逃脱的希望。当尼禄(Nero)下台时，他只好到附近的一个村庄去自杀。但是在莹窟迷宫似的地道中，连罗马的权势也束手无策，她所派出去搜索基督徒差使，一到莹窟进口便惊惶失措的迷路了。

因此，许许多多被迫害的基督徒就在这莹窟里居留，住在其中的小通道和洞穴里；日间聚集来彼此交换消息、互相激励安慰，或为刚刚殉道者一同悲哀；夜间则派出最勇敢的人，冒着绝少成功之望，到上面去探听消息，或把刚受害者染满血迹的尸体找回来。在种种不同的迫害中，他们住在这里却十分安全；全国各处虽然死了千千万万的人，基督教在罗马城里的力量，却只受到轻微的动摇罢了。

但他们得着平安，生命得以保全，所付上的是甚么代价？在不见阳光的地方度日，是何等难挨的生活，在使人抑郁的气氛中生存，只求于身体的安全？天然的性质使人畏缩不肯过这样的日子，人体敏感的构造若失去重振精神的阳光元素，很快就会受到影响。身体的官能一样一样地失去它的状态和作用。这种身体的弱化就影响到意志，使人易于忧郁、恐惧、怀疑、绝望。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要长期保持忠诚坚定的心志，比作个英雄而死在竞技场中、或毫不畏缩地死在火刑柱上，实在配得更大的尊荣。生活在四周都是墨黑的幽暗中，所挨受的折磨是再痛苦没有的。在迫害之下坚忍不拔，既使人感服了；但面对迫害，而加上这等可怕的事情，当然更为难能可贵！

一阵阵的冷风吹过迷宫似的地道时，使他们不住地发寒颤，但却不会把上面的新鲜空气带给他们。地板、墙壁、顶部，到处都经常附着潮湿所积成的污物。里面浓浊的空气，混含着肮脏的蒸汽，和有毒的臭气。经常燃烧着的火炬所生的浓烟，也许减轻了有害的瓦斯，但却把住在其中的人弄得眼花气闷非常难受。虽然如此，但在这样苦上加苦的景况中，忠诚的殉道者却不屈不挠地挺着腰杆坚持到底。忍受这一切而复苏的灵，高升到比古共和国最可夸的时代之成就，还更光辉。累求拉斯的刚毅、刻尔提斯的热诚、布卢塔斯的恒心，在这里都显得逊色了；而凌驾他们的人，不单是刚强的男人，并且有柔弱的女子和无力的孩童。这些良善、纯洁、勇敢、高尚的人，就是如此轻看迫害，不屈于它最猛烈的势力而前进。对于他们，死亡并非可怕的事；就是他们被迫住在阴森的坟墓区域中间，过着骇人的生活，也不是可怕的事。他们知道摆在他们前头的是甚么，因而愿意逆来顺受。他们甘心情愿地奉着基督的名下到这里来，祂对于他们是灵魂的至宝，他们也为神爱他们的大爱而忍受一切。

他们没法减少住所幽暗的势力，随处可以看见。墙壁有些地方涂上白灰泥，有些还装饰有人像，但不是把它当偶像崇拜，乃是表扬往日那些为信仰而死的信心英雄。遇到极其苦恼的时候，他们就希望从图景或思想上得着灵里的安慰和新的力量来面对将来。除此以外，他们再也找不到甚么东西来使他们得着更大的鼓舞和安慰了。

他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若要作基督徒便得冒性命之险的时代。然而他们并不畏缩，反倒大胆宣告他们的信仰而接受其后果。他们在自己与世人中间划了一条明显的界线，像大丈夫那样站稳在自己的一边。每当患难临头时，本来只要说几个字，或作个简单的行动，通常便可以免受死刑的；但是他们忠诚的舌不肯说拜偶像的惯用语，他们倔强的手不肯向罗马神行奠酒礼。他们对于基督教所少不了之教训所起的反应，不单是在理智上的。就他们而言，基督并不是一个观念或一种思想，乃是一个真体；耶稣在世上的生活，是个事实；他们接受基督的生活为每一个人适当的榜样。基督的温柔、谦卑、忍耐、恭顺，他们相信都是给人效法的。基督的死对于他们是一件重大的事，其余的一切都属于次要的。基督为世人而死的真义，没有人比他们更深切了解的。祂已复活获荣坐在神的右边，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交给了祂，在他们看来，这是神圣的事实。

马克路悔改归主是初期传福音的特点

马克路的归主是突然发生的，然而如此急遽的弃邪归正却不是罕有的事。他曾经用心追求最高等的异教迷信和虚幻哲理，但发觉那一切都不能满足他的灵。基督真理一向他显明时，他立刻看见这就是他所渴慕的一切。它恰有足以填满他心灵之空虚所少不了的平安。他的转变即便是急遽的，也一样地是彻底的。他的心眼已经张开看见了公义的日头，就不能再闭上了。从上头而来的重生工作是透彻的，使他欣然与其他的基督徒同受迫害的苦恼。

这样的悔改归主是初期传福音的特点。在异教世界里，无数的人都与马克路同有一样的感触，也同有一样的经历。所需要的只是把福音真道传开，兼有圣灵大能的运行，开人的心眼使他看见真光。人的理智与从上头而来的力量结合起来，就是基督教迅速发展的原因。

马克路与弟兄们共同生活

既然和新弟兄们一同起居、行动、谈话，马克路很快就一同有分于他们的指望、恐惧、和喜乐。他们在信心上彼此相通，那支持着他们的荣耀盼望，成为他灵里的安慰。生命之道——圣经——成为他经常的读本和爱好，他自己也成为实行其中一切教训的热心门徒。

因此，马克路看出这些阴暗的地道，并不是留给死人静睡的所在，乃是住满了数以千计之活人的地方。住在这里虽然变成苍白，没有血色、没有奢望，但他们却觉得在这样的黑暗中过活，总是强于在地面可能碰到的恶运。他们忙碌的生活使死人的坟场有蓬勃的生气；通道中常常有人的声响。真理和美德之光，在上面的世界虽然看不见，但在地下这黑暗的所在却重新放出更纯洁的光辉。这些安息在洞穴中的信心英雄之灵，高高升起不为忧愁所影响。希望和信心，发出得意的微笑；悲哀的人，唱出赞美的歌声。

第九篇 迫害

迫害加剧

逼迫的狂潮越来越凶猛，自从马克路进莹窟居住以后的几个星期间，许许多多的人都到这个避难所来求安全。聚在这里的人从来都没有这么多，向来当局只是注意比较显著的基督徒，所以聚在莹窟中的避难者就是这一等的人。严厉到不分皂白的疯狂迫害，只见于几个皇朝中。现在当局的对象，不分阶级、不分身份，无论最卑微的信徒或最高位的教师，拿到了就立即处死。

在这大迫害以前，地下与城市的交通还比较容易，因为住在上面的贫穷基督徒从不忽略住在地下

下的弟兄姊妹，也不忘记他们的需要。粮食和各样的帮助随时可以取得。但现在避难者所靠赖以取得供应的人，也都被迫进茱窟里来了，在帮助的事上已变成与他们同为受者，而不再是施者了。

但是他们的处境仍然不至绝望，因为在罗马城里还有许多热心的人，他们虽然不是基督徒，但却敬爱他们，也乐于帮助他们。在每一次的大动荡中，总有许多中立份子，不论是关心或是漠视，他们总是存着冷静的看法。这等人也常常随风操舵，遇到有危险的威胁时，便让步避开。罗马人大都是这样的情形。基督徒中间有他们所爱的亲戚朋友，但为了过份顾及自己的安全，他们却不愿和这些亲友同命运。他们照常到各庙宇去参拜异教神明，名义上也仍然是旧邪教的信徒；但是基督徒现在却不得不靠赖这等人来供给他们生活上的必需品。

这时候到城市去采取供应就得冒着更大的危险，只有胆量最大的人才敢当这差事。然而，这种使命反倒鼓舞他们轻看危险与死亡，所以应命承担这项危难差事的勇士，始终也不会缺少。

马克路自告奋勇承担运送的任务

马克路自告奋勇承担这项任务，以能作点有助于弟兄们的事为乐。他那从前使他擢升为高级军官的无畏心灵和机敏才干，现在使他在这项新工作上有着显著的成就。

每天都有许多基督徒被杀，他们的尸体由基督徒在夜间出去找回来安葬。这倒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因为当局既然可以省却焚烧或清理的麻烦，便不太加以留难了。

马克路收取殉道者的尸体

有一天消息传到住在亚比乌路下面的团体中间，他们得知有两位弟兄被捕处死。马克路和另一弟兄出去收取他们的尸体。童子坡流也跟着同行，以便必要时可以使用。他们进城时已是黄昏时分，黑暗迅速来临，但因月亮上升，把夜里的景色照得明亮可见。

他们穿过黑暗的道路；最后来到竞技场，就是曾有许多弟兄殉道的地方。竞技场的暗黑轮廓巍然屹立于他们面前，其庞大、黑暗、冷酷，正如建筑它的皇帝权力一样。铁栅里面有成群的守卫、兵丁、和斗士，拱形的通道被火炬的光照得如同白昼。

守卫知道来人的差事，粗暴地吩咐他们跟着走，带他们一直进入竞技场。场中躺着若干尸首，是那天最后被杀的一批。个个都被砍得血肉模糊，有些几乎分辨不出是人的尸体。找了很久，他们终于找到了所要找的两具尸体，装进了带来运尸回去的两个大袋中。

马克路环视竞技场的情景，四周都是高大的墙，逐层高升到最上层的外围，高墙的黑色轮廓像把他们关住不容逃脱似地。

他心里想：「还有多久，才是我也在这里为我的救主舍命的时候呢？那日子到时，我会不会尽忠呢？主耶稣阿！求主在那个时候扶持我。」

月亮尚未上升到可以照进竞技场的高度，在这里面又黑暗又可怕。寻找尸体的工作，是他们向看守的人借得火炬才能进行的。事毕，他们背起袋子向栅门直走，稍为盘问了一下，便得准许通过，大家静悄悄地离开竞技场，走了好远觉得安全时，马克路才开口说：「我很怕我们会被留在那里呀！」

另一人说：「你觉得怕是自然的，只要看守的人忽然起个好奇的念头，我们就完了。但我们必须如此作准备。在这样的日子，我们必须准备好随时赴死。我们的主说：『你们也要预备』。可记得么？所以到了时候，我们也当能够像保罗那样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他们就是这样地用生命之道彼此安慰激励，这道是历代以来，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一样地从上头而来之安慰的。他们终于背着重负安全地回到目的地来，感谢神照顾保守了他们。

马克路打听消息、运粮食，躲追捕

几天后，马克路出去带粮食，这次他独自去找一个与基督徒们友好而向来给他们许多帮助的人。他的家是在城墙外，最靠近亚比乌路的郊区那里。

既取得所需要的供应以后，他就问起新近的消息来。这位朋友说：「消息对你们不利，有一个御卫军官近来信靠基督，皇帝因此大怒，已另外委任了一个人充当他的职位，打发他去拘捕基督徒。他们天天都抓到了一些，近日连可怜的穷基督徒都不放过了。」

「呃！你知道这位搜捕基督徒的御卫军官的名字么？」「卢科路！」马克路喊着说：「卢科路！」「据说他是个十分机智能干的人！」「我曾听过他，这的确是对基督徒很不利的消息阿。」「那位御卫军官的改教大大激怒了皇帝，现在当局悬了很高的悬赏要他的头。朋友！你若偶然看见他，或碰到他，最好关照他一声。他们说他是在荳窟中。」

「他一定在那里，除此以外，再也没有安全的所在了。」「现在真是可怕的时代。你们必须当心！」马克路说：「他们至多只能杀我一次罢了！」「噯呀！你们基督徒的刚毅的灵的确使人佩服；但是我以

为你们尽管可以在外表上服从皇帝的法令，何必如此疯狂地奔向死亡呢？」「我们的救赎主为我们死了，我们也已经准备为祂死。祂既然为祂的子民死了，我们也甘愿效法祂为我们的弟兄舍命。」

这位朋友竖起拇指说：「你们真是了不起！」于是马克路向他告别，背起粮包走了。刚才所听见的消息，充塞着他的胸怀。

他想：「卢科路就这样地代替了我的职位，不知道他是否以我为敌了，他是否还当我作个朋友，或已看我作个该抓的基督徒呢？大概不久就可以知道的了。若我落在他手中的话，那就的确是一件奇事了；但若我真的被捉的话，捉到我的人大概也一定就是他。」

「然而这也是他作个军人的责任罢了，我又何必哀怨？他若被委任这职位，他也只得服从。作个军人，他只能把我当个国家的仇敌看待。他可能存心怜悯我，或者爱我，但他必须执行他的工作，不能因情感而畏缩」。

「若当局悬了悬赏要我的头，他们就必更加卖力来抓我。我相信我的时候已近了，我当准备好来迎接它。」

当他在亚比乌路上一面走一面推测这些事时，他全神贯注于默想中，没有注意到聚在街角的一群人。直到走进他们中间时，突然地被他们拦住。有个粗暴的声音喊着说：「朋友！哼！别走这样快！你是谁，往哪里去？」

「走开！」马克路用官员本色的下令声调喊着说，同时打手势示意叫他们闪开。群众被他带权威的语气和傲然的态度吓呆了，但刚才开口问他的人显示他的胆子更大。他说：「告诉我们你是谁，不然就不让你通过。」

马克路喊着说：「同志！站开！你不认识我么？我是个御卫军官。」一听见这个吓人的名字，群众立即让开给马克路走过去。但他走不上五步，就有人大声喊着说：「抓住他！他就是那个作基督徒的马克路！」

群众发出一阵呐喊声，马克路无须再有人警告，便立刻丢下负荷而从一条横街向台伯河飞奔。群众都一同追赶他。这是生死攸关的赛跑，但马克路受过各种竞技的训练，跑得离追逐的人越来越远，最后跑到台伯河，纵身跳下，迅速游过对岸。追逐的人到了河边，也不再追了。

第十篇 坡流被捕

和拿流和其余两人坐在小聚会室里，其中有茜茜莉亚夫人。孤灯发出微弱的光，室内景物只昏蒙可见。他们沉默忧愁，比平常更感郁闷。四周传来脚步、谈话、和起居的嘈杂声。

马克路安回莹窟

突然听见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马克路走了进来。小聚会室中的人不约而同地一跃而起，快乐欢呼！茜茜莉亚急切地问：「坡流哪里去了？」马克路说：「我没有看见他！」「没有看见他！」茜茜莉亚说了倒在她的座位上。「怎么？是不是他出去太久了么？」「他要在六个钟头以前回来的，我焦急得要死了！」

马克路用安慰的语气说：「噢！没有危险的，他自己会当心的。」他企图毫不在意地搪塞过去，但是他的脸色却与自己的话相违。茜茜莉亚说：「噯呀！没有危险，我们十分明白危险有的是，从来也没有像现时这样危险的。」

「马克路！甚么事情使你耽搁了？我们刚才以为你没有希望了呢。」马克路说：「我在亚勒巴路被拦住了，我丢了东西向河边跑，一群人穷追不舍，我就跳进河里游过去，走过好几条街路兜了一个大圈子才回来，终于安全地到达这里。」「你幸而危中逃生，当局悬了赏要你的头呢！」

「你听见了这消息是么？」「是的，消息还多着呢，我们也听见了当局加倍努力来消灭我们。整天都有使人悲伤的消息传来，我们要更专心地仰望神来拯救我们。」马克路满有希望地说：「我们仍然可以使他们无计可施」。和拿流说：「他们监视着我们主要的进口呀！」

「那末我们可以开些新的来，我们有数不尽的通路。」「他们出悬赏拿有名望的弟兄们」。「怎样好呢？我们应当更留心保护那些弟兄们」。「我们生活的供应渐渐地减少了」。

「但勇敢忠实的人却仍然一样地多，现在还有谁怕冒生命之险的呢？我们还必须住在莹窟的时间，是绝对不至断绝供应的。我们若有办法逃避追踪，便能为弟兄继续运粮；我们若死，便得着殉道的冠冕！」

「马克路！你说得对！你的信心使我们敬佩羞愧，住在莹窟里的人怎可怕死！死只是暂时的幽暗，会过去的。但今天我们听见了许多使人苦恼的事情，不免叫人沮丧。」

和拿流用悲伤的声调继续说：「噯呀！只几个月前，城里还有 50 多个基督徒团契，有真理之光发亮，并有祷告和赞美之声上升天庭；而现在即都瓦解分散，被追逐到不见踪迹了。」

马克路说：「和拿流！你觉得愁烦！不错！我们所受的痛苦确实增加了；然而靠着我们的主，我们就能得胜有余。你记得神怎样说么？」

「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

当马克路说这话的时候，他腰骨挺直、眼睛发亮、脸孔洋溢着热情。他的热情感染了和拿流，记起这些荣耀的应许，大家都想到临近的福分而一时忘记了目前的忧伤。

和拿流说：「马克路！你的话赶走了我的忧愁，我们要克服属世的忧伤。弟兄们！来吧！把你的思虑放开。最近才重生进入天国的人，使我们的信心羞愧。我们要想到那摆在我们前面的喜乐。『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棚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

和拿流继续说：「死渐渐近了，我们的仇敌包围着我们，包围圈越缩越小，我们就是要死，也当死得像个基督徒。」

屈西布殉道

「为甚么要说这等预示悲观的话呢？」马克路说：「难道死亡比前更近了么？难道我们在莹窟不安全了么？」「难道你没有听见么？」「甚么事情？」「屈西布死了的事你没有听见么？」「屈西布！死了！不！怎样？甚么时候？」

「一个识路的人带罗马兵下到莹窟来，闯进台伯河那边的一个正在举行聚会的房间。弟兄们急忙发出警告就逃避，但可敬的屈西布不肯逃，可能是因他太老了，或是因他想殉道，他跪下高声祷告。有两个忠心服事他的人留在那里陪着他。罗马兵冲进来，不管屈西布还跪着在祷告，竟把他的脑袋打破，他经此一击便倒地死了，两个服事他的人也被杀死在他旁边。」

马克路说：「他们都已加入了殉道者尊荣的行列，他们既然至死忠心，也必得着生命的冠冕。」这时他们忽然被外面的嘈声打扰，各人立刻站起来，大家喊着说：「兵来了！」

一个从外面回来的基督徒报信：坡流被捕

其实没有，并不是兵来了，乃是一个从外面到来报信的基督徒。他面色苍白，全身发抖，自己倒在地上，使劲地扭自己的手，气喘吁吁地说：「惨呀！惨呀！」

这个人的情形使茜茜利亚夫人看见了极其惊慌，她蹒跚后退靠在壁上，周身发抖，两手紧紧互

握，目不转睛地瞪着，嘴唇颤动像要说话，但却拼不出一个字来。和拿流大声喊：「说吧！说吧！告诉我们！」带信息的人喘着气说：「坡流！」马克路厉声问他说：「他怎样？」「他被拘捕——入监了！」

一知道这消息，在恐怖的气氛中发出了一声尖叫，是来自茜茜利亚夫人的，随着这尖叫声她笨重地倒在地上。旁边的人急忙把她扶起来，搀她回自己的房间去，照习惯用兴奋剂使她复原，她终于苏醒过来。但是她吃不消这个沉重的打击，感觉虽然恢复，却仍似在梦中一样。同时，报告消息的人已经恢复了常态，就详细地述说他所知道的一切。「坡流和你们一同出去的，是么？」马克路问说：「不！他是独自出去的」。「作甚么事？」

「打听消息，我在街上的另一边跟在他后面。我们继续走回来，不料遇见了一群人，他们忽然挡住坡流盘问他。我听不见他们说甚么，但我看见他们表现恐吓的姿势，后来坡流给他们抓去了。我一点办法都没有，只好保持安全的距离观看。大约在半点钟内有一队御卫军经过，坡流就被交给他们带走了。」马克路说：「御卫军？你认得领队的人么？」「我认得他是卢科路」。「那就好了」，马克路说这句话时陷入深深的沉思中。

第十一篇 骇人的建议

马克路冒险见卢科路

御卫营中，黄昏时分，卢科路静坐在他的房间里，旁边的灯光把四周照得明亮。一阵敲门声把他惊醒，他立刻起来把门打开，看见一个人进来，悄悄地走到房中间，脱下他披在身上的大外套，面对着卢科路站着。

卢科路惊奇地喊出来，欢喜到了不得地扑前去把来客抱住，说：「马克路！」「亲爱的朋友！甚么风把你吹来，使我们可以如此快乐相见呢？我正在思念你，不知道我们是否再有见面的机会呢！」

马克路伤心地说：「见面？我怕从此不常有机会了。这次相会是我冒着性命之险而来的。」

卢科路与好友同样伤心地说：「不错！你被通缉，有悬赏要你的头，然而你在这里却正如从前你尚未着迷的那些日子一样地安全。阿！马克路！怎么不会再有那些快乐的日子呢？」「我不能改变我的性格，也不能推翻已经作了的事。而且，卢科路！我的命运在你看来虽然很苦，但在我却从来没有现在这么快乐呀！」

卢科路不胜惊奇地喊着说：「快乐！」「卢科路！是的，我虽然受折磨，但却不沮丧；虽然受迫害，但却不绝望。」「皇帝的迫害并非同儿戏呀！」「我十分明白，我天天都看见弟兄们惨遭毒手。我们

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小。朋友离别了就永不再见，上城市去的同伴们，归程时是要人背回来埋葬的尸体。」
「而你还说这是快乐的生活？」

「卢科路！是的，我所有的平安是世界所没有的，是来自天上那出人意外的平安。」「马克路！我知道你有不怕死的胆量；但我还不知道你是否有不屈不挠的勇气来镇定地忍受我所知道你现在必须挨受的痛苦。你有超然的胆量，或者不如说，那是疯狂的胆量。」

「卢科路！那是从上头来的胆量。对于我，世上一切的荣华富贵都比不上我的主耶稣。从前我没有这样的经历；但现在旧事已经过去，一切都变成新的了。靠着基督的能力，要加于我身上的任何不幸我也能忍受。我今生所期待的只是属世的患难罢了，我也知道我将在痛苦中死去；然而这种思想并不会压倒我里面的信心。」

卢科路悲伤地说：「看见你如此坚决，使我心痛；倘若我看出你有一点摇动的象征，我也可以希望时间会改变或缓和你的情感；但我看你似乎已经打定新主意不再改变了。」

马克路求情；惊人的建议

马克路热情地说：「愿神帮助我坚持到底！但我并不是来讲自己的感情，卢科路！我是来求你帮助，要求你的同情和救援。你曾答应在我需要时向我证明你的友情，我现在就是来要求这种情分。」

「马克路！在我权下的一切都已经给你享受了，『告诉我你要甚么吧！』」「你拘捕了一个人。」「是的，多着呢。」「我说的是一个女童！」「我知道我的手下刚刚拘捕了一个女童！」

「这个女童微不足道，拘捕他实在是多余的；现在他还在你手中。卢科路！我就是来要求你释放他。」

「马克路！噯呀！你为甚么作这样的要求呢？难道你忘记了罗马军人的纪律或誓言么？难道你不知道我作这事就是违背誓言、作个叛徒么？你若叫我自杀，还要比叫我作这事更容易呢。」

「卢科路！我并没有忘记军人的誓言、或军营的纪律。我想这个女童，还不过是个孩子，或者可以不被认为一个罪犯。皇帝的命令难道对小孩子一样有效么？」

「没有年龄的分别，难道你没有看过不少像这个女童一样年纪的孩子在竞技场里处死刑么？」马克路回忆那些少女面对死亡时所唱使他深感悲痛的诗歌，接着说：「噯！我看过的！那末这个童子也必须遭殃么？」

卢科路说：「是的，除非他发誓弃绝基督教。」「他决不作这事的！」「那末他就是向死门关直冲了。马克路！你明白这是律法问题，不由得我作主。我只是傀儡，请不要怪我。」

「我不怪你！我明白你如何被律法所约束，必须服从。只要你还在职，你就必须执行你的工作。但请你让我提出一个建议，交出犯人不准许的，但来个交换却是合法的吧！」「是的！」「倘若我提出一个远比这个小童重要得多的犯人给你交换，你肯不肯？」「但是你并没有捉到我们一个人来作交换。」

「没有，但我们有权力支配我们自己的人。我们中间有些是当局悬重赏追捕的人，若能捉到一个，就是放掉 100 个这样的小童也是合算的。」

卢科路诧异地问：「那末出卖别人是不是基督徒惯作的事？」「不！但是有时有基督徒志愿舍身来救别人。」「哪里有这样的事？」「现在就有了！」「谁愿意为这个小童舍命？」「我——马克路！」

一听见这句异常的宣告，卢科路不禁往后退，吃惊喊着说：「你！」「是的，我自己」。「别开玩笑！这是不可能的」。「我是认真说的，就是为了这缘故，我才露面来见你。我甘冒这大险，便足以证明我多么关心这个小童了，让我向你解释吧！」

「坡流是罗马古贵族家庭所遗下的最后的一个男孩，他母亲的独子。他的父亲死于战场上，属于塞斐利乌家族。」「塞斐利乌！他母亲是不是茜茜利亚夫人？」「是的！她就是藏在莹窟里避难的，她的整个生命和爱情都寄托在这个小童身上。她让这小童天天冒险到上面城里去，但一没有这小童在她身边时，她又极其痛苦。然而她不敢整天留他在地道里，恐怕地下对孩子不利的湿气会使他夭折；因此她让孩子出来冒那种她以为比较小的危险。这个小童现在就是你手中的俘虏。他的母亲已经听见了这消息，她的老命正彷徨于生死之间。你若杀这孩子，她也必死，而罗马的一种最高最纯正的精神，也就不再存在了。」

「为了这些理由，我愿意前来用自身作交换。我算得甚么？在这世上只是个单身汉。没有人和我有密切的戚谊关系，现在，将来也没有人用得着依赖我。我不怕死，任何时候死，在我都没有两样。迟早总是要死，我宁可舍身来赎一个朋友，强于死得毫无用处」。

「卢科路！为了这些理由，我恳求你，因着神圣的友谊，因着你的同情心，因着你对我的诺言，现在帮助我，允许用我作这个小童的替身。」

卢科路站起来，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情绪十分激动；他终于喊着说：「阿！马克路！你为甚么这样厉害地考验我呢？」「我的建议是容易接受的」。「你忘记了你的生命在我是何等宝贵的」。「但也要

顾念这个年轻的童子」。「我深深地可怜他，但你想我能同意用你的命来作抵偿么？」

「事实上我的命已经注定了，问题只是迟早交出而已，求你让我在这条命还有用的时候交出来罢。」

「只要我还能保护你，你就不至于死，你的命还没有丧失。托不朽神明之福，轮到你进竞技场的日子还早呢。」

「我一旦被拘捕了，就没有人能救我。你可能尽力设法，但对于一个皇帝的烈怒要临到他身上的人，难道你有办法么？」

「也许我可以尽力防避这事发生，你不知道事情怎样成就，但即使到时我无能为力，现在我也不听从你这个建议。」「我若去见皇帝自己，他一定会准我所求的。」「他一定立刻拘捕你，把你们两人都处死。」「我可以派人把我的建议呈交给他」。「送出的信永远不能交到他手上；至少交到时也必太迟了。」

卢科路未允马克路的建议

马克路悲伤地说：「真的没有希望了么？」「一点希望也没有的！」「而你完全不准许我的请求么？」

「马克路！噯呀！我怎能担当处死爱友的罪呢？你完全不体恤我。请你宽恕我不接受你这个不合理的建议吧。」

马克路说：「噯呀！愿主的旨意成就，我必须赶回去了！我怎能带这个绝望的信息回去呢？」两个挚友拥抱作别，静默无言。马克路走了，留下卢科路在那里因他这个建议而吃惊诧异！马克路平安回到莹窟中，知道他出去设法营救坡流的弟兄们，悲喜交集地迎接他。

茜茜利亚夫人安然离世

茜茜利亚夫人仍然躺着不省人事，只模糊地意识到周围的事物。有时她的心思惊讶、精神错乱时，她要讲些自己早年的快乐情景。但在莹窟中所过的生活，交替而来的希望与恐惧、喜乐与忧伤，常常有的思虑，和地道里沉闷的空气，已经压倒了她的心智和体力。在如此无情的考验之下，她那本已不堪糟蹋的柔弱体力，经此最后沉重的一击，便完全崩溃，再也不能恢复了。

那一夜，她的卧床四周都有人守候。她的情况跟着时间的经过而越来越虚弱，生命缓慢而确然地渐渐消逝。死期已近，现在即使儿子再回到她的怀抱来，也不能挽救她了。

但是，她在世上的思虑虽然已经遗忘，情感也渐渐模糊，但她晚年所存着的一种热望，却始终有力地控制着她。她的嘴依然喃喃念出那些一直给她支持安慰的圣言。虽然她已经忘记了爱子正在危险中，但他的名字依然挂在她的嘴唇上。而她念得最具热情的，却是那可称颂的名字耶稣。

死亡终于临到了，先是好久的静止，睁大眼睛，她苍白消瘦的脸孔起了一阵兴奋，发出一声微弱的呼喊：「主耶稣阿！我愿□来！」生命跟着喊声一同消逝，而茜茜利亚夫人的灵魂已回到赐灵魂之神的怀抱中了。

第十二篇 坡流受审

审判的地点是在离皇宫不远的一座大厦里面的一个大厅，地板铺着磨得光滑的大理石，圆屋顶嵌着杂色的玻璃窗，支柱是斑岩造的。大厅的一端有一个坛，坛上摆着一尊异教神明的塑像。法官们身穿袍子坐在与坛相对的高座上，他们面前有几个看守犯人的兵丁。

犯人就是小童坡流，他的脸孔苍白，但他站得笔直，态度坚定。他平时特有的异常智力，这时也充份地表现出来。他敏锐的眼力注意到一切的事物，他意味到不可避免的死亡在等着他，然而他却毫无恐惧或犹疑的迹象。

他知道他在世仅有的血缘上的牵绊已经断绝了。因为那天早上他已经听见了母亲去世的消息。赶快把这消息传给他的人，就是马克路。他相信坡流知道了这消息，在受审时必会更加坚决、镇静。卢科路很好心，为坡流安排会见传信息的人。马克路的判断很对，坡流的母亲若还在，他挂念老母的心会使他的意志软化。如今老母死了，他也切愿死去。他以单纯的信心相信，他一死就可和他所喜爱的慈母相会，他就是带着这样的心情面对盘问。

受审

「你是谁？」「马可·塞斐利乌·坡流！」「甚么年纪？」「13岁！」提及这个名字，在场的人发出了一阵低微的怜悯声音，因为这个名字在罗马是众所周知的。「你被控告作基督徒的罪。你有甚么话说？」

童子说：「我没有犯罪，我是个基督徒，我并且乐于能够向人承认。」其中一个审判官说：「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这样的，他们表白信仰所用的词句是同一个定式的。」「你晓得你所犯的罪的性质么？」

坡流说：「我没有犯罪，我的信仰叫我敬畏神，尊敬皇帝。我一向顺服一切公正的律法，不是一个叛徒。」「作基督徒就是叛徒！」「我是个基督徒，但不是叛徒！」「国法立了痛苦的死刑来禁止人作基督徒，你若是基督徒，你就必死。」坡流坚决地再说：「我是个基督徒！」「那末你就必死！」「就这样算了！」「孩子！你知道受死是甚么一回事么！」「在最近几个月中我看得多了，我一直期待着，轮到那时我就为我的主牺牲。」

「孩子！你年纪还轻，我们可怜你幼稚无知、没有经历。你受了非常怪僻的教训，使你不能为自己的糊涂行径负责。对这一切我们都乐意原谅你，这种使你着迷的信仰是愚拙的。你相信那个 200 年前被处决的穷犹太人是么？世上还有甚么比这更荒谬的事呢！我们的信仰是国教，它有足够的道理来使老幼贤愚各等人的灵里得着满足，放弃你愚蠢的迷信而归复我们高明的老宗教吧！」

「我不能！」「你是一门贵族剩下的唯一后嗣。国家敬重你们塞斐利乌家族的高贵地位。你的祖宗过的是荣华富贵并有权势的生活；而你是一个穷苦可怜的孩子，又失去了行动的自由。坡流！要作个聪明人，要想到你先祖的光荣，放弃那使你无法得着显赫声誉的不幸拦阻吧。」

「我不能！」「你过的是困苦无赖的生活，罗马市最穷的叫化子所过的日子还比你的强。他只要伸出手来就可以得着食物，他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居住。尤其是，他安全无虑，自由自在，无需时刻惧怕当局的追究。你却不得不挨受缺乏、危险、黑暗的不幸生涯。你所夸耀的宗教给了你甚么？这个被奉为神的犹太人为你作了甚么事？一点也没有；反倒使你更糟。所以你要回头，脱离这个骗子。那样，财富、舒服、朋友、国家的荣誉、和皇帝一切的恩惠，都必归你享受了。」

「我不能！」「你的父亲是个忠臣，也是勇敢的军人。他为国死在疆场上，留下你这个幼儿，要你继承他的声誉，作他家族最后的支柱。他一点也没有想到叛逆的势力竟包围着你，把你带入了迷途。你母亲的心，因愁苦变成衰弱，受假师傅阴险的欺骗所蒙蔽；竟然在无知中使你败坏了。倘若你的令尊还在的话，你现在该是他家系的希望，你母亲也必信从她光荣的先祖们的信仰啦。你有尊重父亲死后的名声么？难道他不希望你尽孝道么？难道你以为如此羞辱家族光荣的姓氏，如此玷污列祖传统的声誉，不算为罪么？除去这种使你盲目的幻想吧！为了你父亲的名声，为了你家族的荣誉，改变你现在的注意吧！」

「我不会使先祖蒙羞，我的信仰是又纯洁又神圣的。我可以死，但不可以对我的救主不忠。」

「你要明白我们可怜你，你先祖的光荣，和你缺少经历的不幸，激起了我们的同情心。倘若你是个普通犯人，我们只用几句话叫你选择否认基督、或接受死刑便算完了。但是我们愿意和你讲理，因为我们不愿意一门贵族，因一个堕落后嗣的无知、顽梗，而沦于灭绝。」

坡流说：「感谢你们的顾虑，但是在我，除了我的主对我那更高的要求以外，你们的理论并没有影响力。」

「哼！卤莽粗心的小家伙！你该知道还有一个论证必叫你觉得更为有力。皇帝的愤怒是可怕的。」

「但羔羊的忿怒还更可怕呢！」「你讲这句话我们听不懂。甚么是羔羊的忿怒？你没有想到摆在你面前的是甚么。」「我的同伴和朋友们，都已经忍受了你们所加给他们的一切苦害，我相信我也能有同样的毅力。」「你能忍耐竞技场里的恐怖么？」「我希望有超过凡人的力量」。「你能面对要向你猛扑的野狮和恶虎么？」「我所信的主，在我必需的时候总不离弃我。」「你的确有信心！」「我信赖祂，因为祂爱我并为我舍己」。「你曾想到烧死的火刑么？你愿意在火刑柱上被火焰焚烧么？」

「噫呀！倘若我必须受火刑的话，我也必不畏缩。最惨也是一时就过去的，然后我就永远与主同在在了。」「你已经完全被狂热和迷信所控制了，你不知道等着你的是甚么一回事。反对恐吓是容易的，大胆说出表白信仰的话也是容易的。但当可怕的事实临到你身上时，你将如何？」

「我将仰望那在必要时决不弃绝神儿女的主」。「直到此刻，祂还没有为你作一点事呢？」「祂为我作了一切的事，祂舍去自己的命叫我能以得生。借着祂，我已经得着了比你杀掉的这个肉身更高的生命。」「这不过是你的梦想吧了，一个可怜的犹太人怎能作这事呢？」

「祂是祂本性一切的丰盛；是神在肉身显现。祂受肉体之死，叫我们可以得着属灵的生命。」

「难道没有一样事能叫你醒悟过来么？难道你疯狂的信心所带给你的不幸和灾祸，到现在还不够多么？你还要坚持下去么？你已经看出死是不可避免的了，难道你还不抛弃你的错谬思想么？」

「主会给我力量来胜过死；我不怕！我看死不过是从愁苦的今生到有福的永世的一个转变罢了。你用来威吓我的死，并不是可怕的东西；但你劝我去活作一个非基督徒，比死千次还更可怕呢。」

「我们给你最后一个机会，卤莽的少年人，在你疯狂的糊涂中，停下来想一想。把你狂热的教师们的荒谬教训暂时忘了吧。考虑我们对你说的一切话，在你面前的生命是满有喜乐的，满有各样幸福的。尊贵、朋友、财富、权力都是你可享有的。荣誉的贵族、丰富的家道，在等着你。这一切都是你的，只要你拿起这个大杯在那边的祭坛上奠一点酒就行了。这样简单之举，你照着行吧！赶快！救你自己脱离苦难的死吧！」

提出这个最后的建议时，观众注视着坡流，看见他至此仍然坚定不摇，大家心里都不胜骇异，完全无法解释。但是连这个最后的苦劝也完全无效。坡流虽然面色苍白，可是表情坚决，挥手示意拒

绝拿杯，说：「我永远不能对我的救主不忠！」

这句话说了出来时，静寂了一会，然后首席法官开口说：「你已经宣告了你自己的判决」。接着他对兵丁发令：「把他押去行刑！」

第十三篇 坡流之死

竞技的恐怖节目顺序上演

坡流的判决是迅速而必然的，第二天在竞技场里出现了悲惨的壮观。嗜血的罗马群众挤满了台阶上的座位，连最高的一层也没有空位。场里所表演的是接续而来的恐怖节目，有如前面所记述的一般。

首先又是剑客的单人搏斗，接着的是成群结队的互相残杀。场中各式各样的格斗都有，杀得最残酷的必然得着最响亮的喝采声。

流血和痛苦的景象，又再次呈现于眼前；一时英勇善战的冠军，得着浮薄观众短暂的庆贺。然后又又是人与人的决斗，或是人与虎那更猛烈的肉搏。伤败的剑客又绝望地举目乞怜，但所看见的只是无情的观众反对饶他一命的示意。

嗜血的观众这时候胃口已经饱足了，又要求更大规模的屠杀场面。那一天，气力相匹者的格斗，已经失去了吸引力；观众也知道，屠杀基督徒是留作最后结束的一幕，要看他们出场的心情已经急不及待了。

卢科路站在近皇帝座位的卫队中间，但是双眉紧锁、沉思出神，完全没有从前那样的愉快心情。在他后面那更高的座位上，露出一个苍白严肃的面孔，集中眼力注视着竞技场。那个面孔极其焦急的表情，在大竞技场中，显出与众不同的容态。

老虎入场，坡流惊人表现，殉道

开动铁闸的刺耳声发出了，一只老虎跃进竞技场中，摇头摆尾蹶足绕行竞技场，用凶猛的眼睛侧视围羞它的广大观众。

不久又听见了一阵低诉声，一个童子被挥进竞技场里。面色苍白，四肢细小，他那瘦弱的个子在一只凶猛的大兽面前是全不足道的。为要嘲弄他，给他穿上了剑客的服装。然而他虽是年轻软弱，

但在面孔和动作上却不见得有惧怕的样子。他的眼神镇静，好像对死的来临并不在意。他安静地向竞技场

中央走去，到了那里，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合起双手，举目仰天祷告。

这时，老虎仍旧蹑足在场上绕行，它已经看见了童子，但却置之不理。牠依然举起血红的眼睛仰视四周的高墙，时或发出一声可怕的怒吼。那个显出严肃忧愁面孔的人，全神贯注地凝视着。

童子继续祷告，老虎好像没有进袭他的意图。观众越来越不耐烦了，发出埋怨的叫喊声，想要刺激老虎使它发狂。最后老虎转身向童子走去，它的嗜血欲已经激动起来了，两眼闪光，周身的毛竖起，挥动着它的尾巴，向童子站着。

童子看见死快要临到了，再双膝跪下。观众屏息沉默，极其兴奋地等着屠杀的新场面。那个非常留心凝视的人现在伸直起来，注视下面的情景；在他后面发出越来越大的喊声：「坐下！」「坐下！」「坐下！」「别挡住人家的视线！」

但是那个人并没有听见，或是故意不理。后来观众吵起来，使军官们转过头来看到底是甚么一回事。其中之一就是卢科路！他环视四周整个场面，惊跳起来，面色苍白如死。

他喊着说：「马克路！」一时犹豫后退，但一定神，他急速走到骚动的地方去。这时候观众中间发出一阵深沉的嘈杂声，绕着童子漫步的老虎猛然摇尾示威大怒了，然后蹲伏作扑击的姿势。

童子站起来，面上显出有如天使的容貌，双目闪耀着崇高的热情。他不再看可憎的竞技场、周围的高墙、延续的长座、和无数的面孔了，他不再看残酷观众的无情眼色了，他也不再看彪形的凶猛野兽了。

他所切望要离开身体而飞腾上升的灵魂，看来已经进入天堂的金门，在那里有难以形容的荣耀闪现在他眼前。「妈妈！我来到你这里了！主耶稣阿！求你接我的灵魂！」

他喊出又清晰又柔悦的声音，传进许多观众的耳中。话一说完，老虎跳起来向他扑去。过了一会，所存下的只是一堆半遮着灰尘还在挣扎着的東西而已。

挣扎终于停止了。老虎走回去，尘土给血染红，摆在上面的是忠心、高贵的坡流所存血肉模糊的残骸。

马克路大声宣读经文，被卢科路救出，押送

在接着的静寂中，发出有如吹号的响声，使在场的人都吃惊起来：「死阿！你得胜的权势在那里？死阿！你的毒？在那里？……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

成千个观众站起来，忽然同时愤怒叫嚣。成万只指头伸出来，指向这个大胆冒昧进来的人。嘈杂中听见了这些愤怒的喊声：「他是个基督徒！」——「他是个基督徒！」——「把他烧死！」——「把他抛给老虎吃！」——「把他投入竞技场里的地牢去！」

卢科路到达时，刚好及时把马克路从激怒的罗马群众中救出来，迟点就会给人扯成碎片了！下面的老虎都不比他们更凶恶、更嗜血。卢科路闯进人群中，像个驯兽师那样把他们向左右赶开。

蹶于他的权势，众人都畏缩后退，而兵士跟着开到。卢科路把马克路交给他们看管，带着队伍离开竞技场。出了竞技场，俘掳就由卢科路自己看管，兵士在后面跟着行。

「噯！马克路！难道轻易舍去自己的生命是好事么？」「我是因一时的冲动而说出来的，我亲眼看见我所爱的那个童子死去，我实在无法自掣了！然而我并不后悔，我也情愿随时为我的主、我的神舍去自己的生命。」

「我不能和你理论，你是个不可以讲理的人」。「我并无意陷害自己，但对于已经作了的事我感到满足。不！我还觉得高兴呢！为我的救赎主受苦是我该作的事，我很欢喜！」「噯呀！老朋友！难道你对生命全不顾惜么？」「我爱我的救主过于自己的生命！」「喂！马克路！有机会了！你跑得快，赶快逃命吧！」

卢科路匆促低声地说了这句话，当时和在后头的兵士相离约 20 步远，正是逃脱的好机会。马克路紧握挚友的手，说：「不！卢科路！我不偷生来损害你的好名誉，我珍重你为我出这主意的热情，但你不该因对我的好意而招致麻烦。」卢科路叹息了一声，静默地一同往前走。

第十四篇 试探

那一晚，卢科路陪伴着朋友在监里过夜，他用了一切的论证来打动他硬要作一个基督徒而死的决心。一切平常足以感动人的善意他都说完了，但是终归徒然。马克路的信心十分坚定，使卢科路无计可施。那种信仰是建立在万古磐石——基督——上面的；猛烈风暴的威胁，温柔情谊的影响，都不能减弱他的决心。

他说：「不！我已经定了主意，我已经作了抉择。无论是祸是福，我必坚持到底。我知道前面

的一切事情，我已经仔细考虑过我的行动的一切后果，但不管怎样，我必不改初衷。」

卢科路说：「我只要求一件小事，我不希望你永久放弃这个信仰，只要你暂时放弃便可以了。目前可怕的迫害正疯狂地在展开，在盛怒之下，所有的基督徒，不分老幼、无论贵贱，拿到了都必处死。你已经看见不管甚么阶级、甚么年龄，都是一律看待的。若有此分别的话，坡流是不必死的。他本来已经得着了深切的同情：一来他年纪还小，不该为错误的行为负责；二来他也是一门贵族仅存的一个孩子。然而法令是不讲情面的，所以他不能逃过死刑。」

「我十分明白，黑暗的魔王正与神的教会争战，但教会是建立在稳固的盘石上面，阴间的权势，是不能胜过它的。难道我没有看过良善、正直、高尚、圣洁、和清白无辜的人都一样地受害么？难道我不晓得对基督徒是没有怜悯可言的么？我老早就清楚晓得了，自从我认识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时起，我一直就准备好随时接受后果了。」

「马克路！请听我，我说过我只要求一件小事，你用不着放弃你如此尊奉的信仰，不得不然的话，就保留着它吧，但你也要因环境的关系将就一点呀。风暴既然如此凶猛，姑且同它低头吧；要采取高明的策略，不可端赖狂热处事啦。」

「那末你要我作甚么？」「我的意思是这样，过了几年情势必会转变，不是迫害本身会渐渐消灭，便是时局必然会发生变化，或是皇帝会死，而接位的人可能完全和他不同。那时作基督徒就可保安全，现在这些受苦的人也可以从藏身之所回到各人的老家去，在社会上发达飞腾了。请你记住这一切话，千万不要丢去你这条对国家还有事可作，对自己还有福可享的生命，要为你自己的缘故珍惜这条生命，要好好地考虑这一切事。暂时把你的信仰放开，回头来奉国教，只须挨过一个短暂的时期。这样你既然可以逃避目前的危险，到了比较好过的日子，你又可以回去再作基督徒。」

「卢科路！绝无可能。这是我心所痛恶的事。甚么？我岂能这样对基督和国教同时作个表里不符的双重伪信徒呢？你若明白在我心里所发生的事，你就不能叫我违背良心去对人对神作虚伪的事了。要是这样作，就不如受人间所能加于我身上的最惨苦刑而赶快死去更好了。」

「马克路！你存着如此极端的看法，使我想要救你的心绝望了。难道你不肯用理智来思考这个问题么？这不是假冒，乃是策略；不是虚伪，乃是聪明。」

「我绝对不作这事来得罪神！」「但你也要想长一步呀！这样作不单对你自己有益，对别人也有好处。你所爱的那些基督徒，将来从你得着的帮助，必远比他们今日所能得着的为多。你清楚知道他们目前的处境，那些同情帮助他们生活的人，都是一面承认国教，而暗中又喜欢基督教信仰的。难道你说这等人是假冒虚伪的么？难道他们不是你们的恩人、朋友么？」

「这等人完全没有像我一样地了解基督信仰和指望，他们从来没有像我一样地得着新生的经历。他们还没有经历到祂的爱从他们心里涌出来，使他们有新感觉、新希望、和新喜好。在他们来说，同情救助基督徒是一件好事，但卑鄙到敢于誓绝信仰并否认自己的救赎主的那种基督徒，决不能从他们背信的心发出大量的慈惠来帮助被弃的基督徒。」

「马克路！那末，容我再提出一个建议，然后我就结束了。这是最后的希望，我不知道是否行得通。但是，只要你同意的话，我就要试一试。我的意思：你无需誓弃你的信仰、无需向神明献祭、无需作任何你不赞成的事。只要你把过去忘记；重新回头，不必有诚意，单在外表上便算了，再作你从前所作的事。那样，你就再作个快活的军人，专心从事你的职务，不必参加宗教的事奉，不必常到庙宇里去。你在军营里度日，可以在暗中服事你的神。你可以从哲学家的著作中收集教训，不必去向宗教领袖们请教。照着这一切行，回到你的职务上去。」

「再陪我公开来往，一同欢谈，专心从事你旧时的工作。这是又容易又愉快的事，也没有一点卑鄙讨厌用得着你介意之处。当局会宽恕你失踪和行为不当的过失，即使他们不愿恢复你从前一切的荣誉，也可以把你安置在从前的军团里去。这么一来，就平安无事了。只是需要稍为慎重一点，高明安静地给人看出你回来作你从前的事了。你若留在罗马，人家就会以为你信靠基督的传说是错误的；你若到外国去，根本就没有人知道了。」

「卢科路！不！即使我要同意你的计划，也有许多不可能的理由。当局已将我的事情公布过了，也悬了悬赏要通缉我。尤其是在竞技场上最后一次出现于皇帝面前这件事，就足以使一切得赦免的希望完全消失。然而我不能同意，我的救主不容人这样事奉祂，信从祂的人必须公开承认祂；祂说：『凡在人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认祂』。在我生活的外表上不认祂，恰恰像照律法的规定向罗马神明行祭奠礼而否认基督一样。我不能行这事。我爱祂，因神先爱我并且为我舍己。在人前宣传祂就是我最重大的喜乐；为祂而死就是我最贵的行为；殉道者的冠冕就是我最光荣的奖赏。」

卢科路不再多说，因为他知道一切的劝诱都归徒然。余下的时间，彼此的话题就转到一些别的事情上。马克路不肯浪费这个最后与挚友同在的宝贵时光，他为要报答对挚友高贵勇敢之爱情的致谢，就乘机使他认识世人所能得着的最宝贵的财富——就是信靠基督。

卢科路耐心倾听，其实大半是为了尊重友谊的缘故，而不是为了对真理发生了兴趣。然而，马克路的话多少总使他得着了深刻的印象。

马克路受审，受火刑

第二天开审，那是简短的例行公事罢了。马克路坚定不摇，用镇定的态度接受判决的宣告。处决的时间就定在当天下午。行刑不是用野兽，也不是藉剑客的手，乃是在火刑柱上活活烧死的苦刑。

马克路用死来印证真理和他的信仰的地点，就是许多人已经在那里为真道作了见证的所在。火刑柱立在竞技场中央，四周堆满了柴。

马克路进入场中，押他的那些残酷兵丁，在快要执行可怕的死刑时，还把他痛打、对他嘲笑。他环视广大的竞技场，看见四周的座位上坐满了男女，都表现硬心、残酷、无情的面孔；他注视竞技场，想起先于他在此受死的许多基督徒，已经从这里加入了殉道者尊贵的行列，环绕着宝座敬拜直到永远。他想起亲眼所见小孩被处死刑的情景，再次回忆他们所唱得胜之凯歌：

祂爱我们用祂血洗去我们的罪，
但愿荣耀权能归给祂直到永远。

这时兵丁粗暴地抓着他，拉他到木柱旁边，用牢靠的铁链把他绑在柱上，使他没有逃脱的可能。

马克路引用经文说：「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

于是火炬把柴点着，火焰上升，浓烟把殉道者隐蔽了一会。当浓烟消失时，又看见他站在火中，仰面望天，双手紧握。

他四周的火势越来越旺，渐烧渐近，把木柴吞灭，把马克路包在火圈中央。无情的火一时向他冒出一阵黑烟，一时又像用分岔的舌头舐他一样。

但这个殉道者笔直地站着，在火刑中安静，在痛苦中镇定，用信心紧紧地倚靠他的救赎主。他的主在那里，虽则观众看不见祂；祂永远的膀臂环绕着祂忠心的门徒，祂的灵鼓舞祂坚固。

火焰越来越近，最后马克路开始起痉挛，好像一种无法抗拒的剧痛侵透他一身。但他尽力抑制自己的痛苦，然后高举两臂，无力地挥动，临死喊出最后的一句话：「得胜了！」

随着这喊声，马克路向前仆倒在猛烈的火焰中，他的肉身死了，灵魂却「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

第十五篇 卢科路

在这个苦刑与死亡的情景中，一位观客显出十分痛苦的脸孔，毫不转动地一直对着马克路；他的眼睛留心着马克路的每一动作、每一表情，他的耳朵注意听马克路的每一句话。所有的观众离开了竞技场以后，他依然逗留在那里——广场座位上只存他一人；最后他起来走。

他失去了平时走路轻快的活力，拖着沉重的脚步慢慢地移动；没精打彩的眼神和痛苦满怀的表情，使他看来像个突然害了急病的人，他打手势示意叫几个看守的人打开闸门让他进入竞技场。

「拿个骨灰壶给我」，他说了就向火堆上将灭的余烬走去。被烈火烧存的几片碎骨，就是马克路所留下的一切。卢科路从看守的人手中接过骨壶，把所能找到的残余骨灰收拾起来装在壶中带着走。

当他正离开时，有一个老人向他打招呼。他机械地停步，有礼貌地问说：「你要我作甚么？」

「我是和拿流，基督徒中的一个长老。我的一位好朋友今天在这里处死，我来看能否取得他的骨灰。」

卢科路说：「可敬的老先生！幸亏你是问到我，你若对别人说出你的名字，你就早已被抓去了，因为有悬赏要拿你呢！但是我不能听从你的请求。马克路死了，他的骨灰在这壶里，我要用最隆重的礼仪葬它在我的家族坟场中。他是最要好的朋友，他死去使我处世觉得无味、生活成为重负。」

和拿流说：「那末，你！莫非是卢科路么？马克路常常亲切地题说这个名字。」「不错！从来没有一对像我们这样忠诚真挚的朋友，倘若做得到，我早已救了他。若他不自投法网，他决不致被捕。真是可惜！我原已安排好使他逃脱，料不到他竟然自己出现于皇帝面前，使我不得不亲自送心爱的朋友入监并受死刑。」

「在你是损失，在他却是无可限量的利益，他已经得享无穷无尽的福乐了。」卢科路说：「他的死是得胜的凯旋，基督徒的死我看过多次了，但我从未因他们的指望和信心，受到像这次如此强烈的感动；马克路的死好像是一件说不出的幸福。」「死对于他确是如此，但对于许多现在埋葬在我们受迫进去居住的地道中的殉道者，也是一样，你愿意不愿意把这骨灰给我呢？」

「可敬的老人家！我的挚友已经离开了我，我本来希望我至少可以向他的遗骸哀悼、在他的墓前哭泣，来得着一点的安慰。」

「然而，卢科路大人！你的朋友岂不宁愿依照他的新信仰举行简单的葬礼，并永远安息在和他

同作殉道者的那些人中间么？」

卢科路无言以对，沉思了一会，然后说：「就他的愿望说，这是毫无疑问的。我敬重挚友的遗骸，愿意放弃要自己厚礼葬他的光荣。和拿流！把骨灰拿去吧！但无论如何，我一定要参加你们的葬礼。你肯不肯让你们认为仇敌的军人，进去你们隐居的地方参观你们的事情？」

「卢科路大人！我们当然欢迎你，正如我们从前欢迎马克路一样，并且你也许在我们中间会得着马克路所得着的福分。」

卢科路说：「不要存着那样的希望，我的兴趣和情感与马克路的大不相同。我或者觉得对你们有好感，甚至羡慕你们，但我却永远不加入你们的团体。」

「那末来吧！不论你的身份为何，尽管来参加你的朋友们的葬礼吧，明天我们要派一个人来接你。」

卢科路表示同意，将宝贵的骨灰壶交给和拿流以后，他就忧心愁愁地回家去了。

次日卢科路跟着来到茱窟里，看见在那里居住的一些基督徒，在朦胧的地窖中举哀，穹形的地道响应着悲哭的声音，这声音诉说一位新兄弟的埋葬；但接着悲悼死亡而来的，是更高贵的歌调，表明有抱负者的信心，和切爱恩主者的指望。

和拿流展开宝贵的经卷，其中生命之道的应许，有力量足以支持被压在忧伤重负之下的人。他用庄重的语调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的一段经文，这是无论甚么时代、无论甚么地方，凡盼望复活的信徒都心爱的信息。

卢科路苍白忧愁的脸孔，在哀悼群众中特别使人注目。他虽然不是一个基督徒，对于如此光荣的信仰，也衷心羡慕；听见如此高超的指望，也肃然起敬。当时就由他亲手把挚友的骨灰放进最后安息之处。他看了最后一眼，然后把刻有马克路墓志的石碑举起安置上去。

卢科路回家去时已经是个改变了的人，他快活的本性似乎已经被他所忍受的严重苦恼赶走了。他说他不作一个基督徒，正说得对。朋友的死使他满心忧愁，但是他并没有为自己的罪伤心，没有悔改的思想，也没有想到要明白真理和认识真神的心意。他已失去了世界上的娱乐，但没有得着另一种福气的根源。

然而对于挚友的思念，却在他身上产生了一种效果。他对于马克路所结交的那些穷苦受压的人起了同情心。他钦佩他们坚忍不挠的心志，可怜他们挨受那不应受的痛苦。他看出罗马所存的真正美

德，只在这些被弃的穷苦基督徒身上才能找到。

这种感情使他对基督徒伸出帮助之手，他把从前对于马克路的友情和答应给他的帮助转移到他们身上。他的兵士不再抓人了，就是抓的话，他也一定想法把他们放走。他的高职、财富、权势，都用来为基督徒效力。他的公馆被基督徒认为是世上最安全的避难所、最可靠的供应站，他的名字被基督徒尊为人间最有权力的朋友。

但无论甚么事都有一个结束；照样，基督徒不断的苦情，和卢科路深挚的友谊，最后也终止了。马克路死后还不到一年，残暴的德修皇帝被推翻，一位新君继起掌权。迫害至此停止，基督徒复得平安，从荳窟里出来，回到光天化日之下过愉快的日子。卢科路把和拿流接到他的公馆里面居住，奉养他的余生。和拿流为要报答对这位高贵恩人的谢忱，尽心帮助卢科路明白救恩的真理，但是他死前还没有达到他的愿望。

最后主恩临到，但是好些岁月溜过去了，卢科路已经远超他的壮年时期，两鬓皆斑白了才给救主找到。许多年来，世界对他已经失去了吸引力。财富、尊荣、权势，对他已经毫无所谓；他的人生染上了无法救治的愁苦色彩。直到此刻，这个又自负又执拗的老罗马军人，才在万王之王的十字架前低下头来。卢科路终于学会了他的挚友所喜欢唱的歌：

祂爱我们用祂血洗去我们的罪，
但愿荣耀权能归给祂直到永远。

无名基督徒(Anonymous Christian)